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九)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九)

著 俄 譯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七卷 題外的話

一 理論上的修道院

本書的主角是無極。

人是次要的角色。

既然如此，我們在路上碰見了一個修道院自然應當走進去看看。爲什麼呢？這是爲了東方或西方，古代或現代，多神教，佛教，回教或基督教，都有修道院，修道院是人們用來窺矚無極的一種望遠鏡。

這裏並不是儘量發表某種思想的地方；但是，儘管絕對地保持我們謹慎，節言的態度，甚至於我們的憤慨。我們每次在人的心中遇着了無極，無論我們對於無極的那種見解是正當的或是錯

誤的，我們總覺得虔敬的心油然而生。無論是在猶太教的禮拜堂中，回教的廟中，佛教的寶塔中，紅皮人的村落中，總有那醜陋的一面是我們所唾棄的，和卓絕的一面是我們所崇拜的。上帝的影像反映在人造的牆上，這對於心神是何等的景仰並且是何等無止境的玄想！

二 歷史上的修道院

在歷史、理智和真理的立場上，修道院是不應存在的。

一個國裏的修道院太多，牠們便成爲障礙思想的癥結，累贅的會社，需要活動份子的地方上的培養惰性的機關。社會中的修道院正好像橡樹上的寄生和人體上的肉瘡。牠們的昌盛和牠們的飽滿是國家貧困的原因。修道院這種制度在文化幼稚的時代，可以利用神道滅除人性的殘暴，他是有用的，對於民族的健全卻有害。此外，當這種制度頹廢起來，趨於腐敗的時代，好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牠是有害的，正如在牠純潔的時代，牠是有益的，一樣的道理。

閉門修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益於近代文化初期培養的那些修道院，在文化漸進的時代牠們已經成爲障礙，到現代文化已經發展的時候，牠們是可以爲害的。以教育人才的眼光研究起

來，修道院在第十世紀是好的，在第十五世紀是功罪未定的，在第十九世紀是可厭惡的了。閉門修道的這種癡病幾乎使兩個燦爛的國家，一個是光明，一個是數百年來歐洲的異彩，意大利和西班牙，潰爛到僅存白骨的程度；在我們的這時代，這兩個光榮的民族之得以漸漸恢復健康，僅僅是靠着一七八九年的那次強有力的衛生運動。

修道院，尤其是古代的婦女修道院，譬如在這世紀的初年，在意大利，奧大利，西班牙還存在的，是中世紀的一種最慘的結晶品。修道院，那種修道院，是各種恐怖的焦點。真正的天主教修道院充滿了死的黑光。

西班牙的修道院尤為陰慘。在那裏，黑暗中間，迷霧層層的穹窿下面，陰暗的圓頂下面，像天堂那樣高大，層疊如迷樓的神龕巍然立着；在那裏，黑影中間，許多長而且大的十字架懸在鐵鍊的下端，十字架的上面釘着白色的耶穌；在那裏，許多用象牙雕成的大基督赤裸裸地躺在烏木上面；鮮血淋漓，醜惡而華麗，兩肘露出骨頭，兩膝露出筋絡，傷處露出血肉，戴上銀質的荊冠，釘在金質的釘子下面，額頭上有紅寶石嵌成的滴滴的鮮血，眼眶裏有金剛鑽製成的淚珠。那些金剛鑽和紅寶

石彷彿是濕的。使跪在下面黑影中的那些披着黑紗，腰部被馬尾帶綁傷並且被鐵釘鞭打傷，雙乳被藤網壓傷，膝部因祈禱而皮破血流的生物都流着眼淚；一般自以爲人妻的婦人；一般自以爲天使的鬼物。這些婦人，她們有思想嗎？沒有。她們希望嗎？不希望。她們愛嗎？不愛。她們活着嗎？不活。她們的神經系已經變成了骨頭；她們的骨頭已經變成了石塊。她們的黑紗是夜色織成的。她們在黑紗下面噓出來的氣彷彿是鬼物的那種陰慘到無可形容的呼吸。那位女院長，一條幼蟲，頌讚她們並且恐嚇她們。那個純潔之神在那裏，氣象森嚴。這便是西班牙古修道院的情形。慘酷的神道的濶數，處女們的危境，野蠻的地方。

天主教下面的西班牙比較羅馬的自身還富於羅馬色彩些。西班牙的修道院是天主教的修道院的模範。西班牙的修道院含有東方的意味。那位總主教，等於天師，封鎖並且窺探着上帝的內宮。尼姑便是婢女，牧師便是宦官。情熱的信女在夢中與神交。到了黑夜，那個赤裸裸的美少年從十字架跳下來，並且受着道室中人的想望。巍巍的宮牆圍繞着那位以十字架上的耶穌作皇帝的理想皇后，使她不受實際環境的攪擾。向外偷看一眼便是不貞的行爲。暗室代替着皮袋。在東方拋

在海裏的，在西方埋在地下。兩面都有婦人們失望而交着手臂；一方面有波濤，一方面有地窖；這裏是淹沒，那裏是埋葬。東西一極，可怪。

今日護古的人們不能否認這些事情，便打定了主意，以一笑置之。現在最時行一種便利奇特的方法，刪除歷史的闡明，修改哲學的批評，並且減省一切難說的事實和一切隱秘的問題。圓滑的人們說：「怪誕無稽之談的資料。」笨伯直認爲怪誕無稽之談。盧梭，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狄德羅，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關於伽辣斯拉巴爾 (Lalarte) 和習爾梵 (Sireven) 事件 (註一) 的福爾太，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我不知道誰新近說過，塔夕特 (Taoite) 是一個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賴龍 (Néron) (註二) 是一個被人暗算的人，並且人們應當憐憫那個不幸的火奴芬 (Holopherne)。

但是事實是不容易混淆的，是無可毀滅的。本書的作者，在離北京八里的地方，在維賴 (Villers) 修道院的曠地裏——此地是中世紀的活現像——曾經親眼看見過古代修道院的庭院裏的地窖；又在狄勒 (Dylo) 河的邊上親眼看見過四個石牢，半段陷在河中，半段陷在地裏。這

些便是暗室。每個石牢還有一扇鐵門的遺骸，一個糞坑和一扇鐵窗，在牆的外面，鐵窗高出水面兩尺；在牆的裏面，鐵窗高出地面六尺。有四尺高的河水在牆的外面流着。牢裏的地面終年是潮濕的。暗室中的囚人便睡在這潮濕的地上。在一個石牢裏有一段鐵枷封在牆裏；在另外一個石牢裏，有一種花崗石板合成的方匣，長不敷人睡，高不敷人立，從前的人便把一個活活的人囚在這裏面，上面再加上一個石蓋子。這些東西是實在的。我們親自看見，我們親自摸着。這些暗室，這些石牢，這些鐵門，這些鐵枷，這種接近河面的高窗，這種有石蓋的墳墓似的石匣，牠和墳墓不同的地方便是這裏面的尸首是活人，這種爛泥地，這種糞窖，這些潮濕的牆，何等地怪誕無稽！

(註一) 拉巴爾是和柯爾太同時的一個貴人，以損壞耶穌像的肢體，被處死刑。哥爾犯了阻止他女兒信奉天主教的嫌疑，法院判決死刑。柯爾太為之奔走辯護，得免於罪。

(註二) 塔夕特是一個拉丁歷史家。賴羅是羅馬的暴君。火奴芬是 Charlas 國王的一個名將，被人暗殺。生於耶穌紀元前六世紀。

三 在什麼情形下面我們可以尊重已往

修道的制度，譬如在從前的西班牙有過的並且在現在的西藏仍有的那種修道制，是文化的一種癆病。牠斃喪生命異常迅速。簡單地說，牠減少人口的繁殖。修道等於受宮刑。歐洲曾經受過牠的大禍。還有信仰常常受着的那種暴行，因逼迫而發的那些誓願，依附於寺院的那種封建制度，家長送入修道院去的那些過多的家人，我們剛纔談過的那些殘酷的事，暗室，封閉了的口，禁錮着的腦經，和那麼多生不逢辰的聰明士女，因終身的誓願而置身牢窖，遁入空門活葬。個人的痛苦以外，還有國家的衰敗，無論你是誰，祇要看見了人類發明出來的那兩種殮衣，道袍和面幕，沒有不戰慄的。

但是在某一些地方，不願哲學，不願進步，閉門修道的精神仍舊盛行於第十九世紀的中葉，一種迷信猖獗的怪現象使今日道文明世界驚駭起來。那些過了時的組織，一味固執，想永遠存在在社會上，正好像酸了的香油硬要你頭髮的賞識，腐魚妄想供人飽飫，孩童的衣苦求大人穿着，温存的尸首想和活人親吻。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那件衣服說，在風雨交加的時候，我不是遮護過你的身體嗎？為什麼現

在你不要我了呢？我是從大海中出來的，那只魚說。我以前是玫瑰花，那香油說。我愛過你，那個尸首說。我教育過你，那個修道院說。

對於這一切，我們祇有一個回答：從前。

夢想已死的東西永遠不朽，夢想用保留尸體的香料統治人羣，整頓破殘的古訓，重上聖物箱上的金漆，修復寺院，重行祀奉聖物，恢復迷信，鼓吹信教的熱忱，重行裝上撒聖水的球和刀的柄，改組修道制和陸軍制。以社會的安寧信託於寄生蟲的繁盛。逼令今人學古人，這一切似乎都是奇怪的。但是世間偏有一些爲這些理論辯護的理論家，這一些理論家，並且都是有才智的人。他們的方法是很簡單的，他們在古代的上面塗上一層色彩，這便是他們所謂社會上的秩序，神權，道德，家庭，對於古人的尊敬，古訓，神聖的習俗，正統，宗教；他們又大聲疾呼地走着：——看呀！正直的人，請採取這個。——這種邏輯是古人所慣用的。古代羅馬，剖視人的臟腑以占吉凶的那些祭師便實用這種邏輯。他們用白堊塗在一頭小母牛的身上，於是說道：『這頭小母牛是白的。』

Bos cretatus ！

至於我們這兒那兒，都有使我們崇拜的東西。惟有已往，是我們要四處避免的，牠應當承認自己是死了的。假使牠還想活起來，我們便攻擊牠，非殺死牠不止。

迷信，妄信，僞信，成見，這般幼蟲，儘管是幼蟲，牠們的生命是難於絕滅的，牠們有牙有爪藏在牠們的迷霧裏。我們非和牠們肉搏不可，非和牠們戰爭不可，非和牠們不停地戰爭不可，因為和鬼物永久奮鬥，是人類應盡的天職。扼住鬼影的咽喉而置之死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第十九世紀的正午，法國的一個修道院便是一羣和日光鬪爭的梟鳥的學校，一個修道院，在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三次革命發源的城中，公然提倡着修行的學說，使羅馬的故技重演於巴黎，這是一件不合時勢的事。在平常的時候，我們如果要消除一件不合時勢的事，祇要使牠說出牠所處的年代。但是現在我們不是在平常的時候。

那末，我們應當進攻。

進攻，固然，但是我們應當辨別。真理的意義就是永不操之過激。真理何至於需要過激的行動呢？我們有應當剷除的東西，也有祇須照得明亮和看得仔細。好意的和嚴密的考察，這是何等的武

力在祇要有光就足般的地方，我們切不可用火。

所以，我們既是生在第十九世紀，無論是在什麼民族中間，在亞洲或是歐洲，在印度或是在土耳其，我們根本反對閉門修道的行爲。修道院等於深山大澤。牠們腐化的可能性是明顯的，牠們的停滯是不衛生的。牠們的發酵可以戕賊各民族，牠們的繁盛足以爲患。我們想到有那些和尚，尼姑，教士，僧徒，道人，教徒，大師充斥如蛆蟲的那些國家，不能不毛髮悚然。

說了這些話以後，宗教問題仍舊不曾解決。這個問題有些神祕的，幾乎可怕的地方。讓我們看清楚牠。

(註一)白雲庵成的牛。

四 原理上面的修道院

許多人集合起來，過着共同的生活。他們所根據的是什麼權利呢？合羣的權利。

他們閉門謝世。這是什麼權利呢？各人都有的那種啟閉門戶的權利。

他們不出門。這是什麼權利呢？來往自由的權利，並且連及居處自由的權利。

那裏，在他們自己的家裏，他們做一些什麼事？

他們低聲說話；他們垂着眼睛；他們工作。他們離棄塵世，城市，肉慾，快樂，虛榮，驕傲，利益。他們穿着粗羊毛的和粗布的衣服。各個人都沒有任何私產。富人們在進門的時候已經拋棄貲財，自甘貧苦。他把私有的東西分給大眾。王侯貴人也和農民平等。大家的修道室都是一模一樣的。大家受着一樣的剃髮儀式，穿着一樣的法衣，吃着一樣的黑麵包，睡在一樣的草蓆上，死在一樣的灰上。背上驮着一樣的布袋，腰上繫着一樣的草索。假使規則定了應當赤足，大乘便一齊赤足。在那裏面，可以有一個王子，這王也和衆人一樣祇是一個黑影。一切的尊稱都沒有了。姓都消滅了。他們祇有名字。大家都屈服在平等的洗禮名下面。他們毀滅了血統上的家庭，並且在他們的公共寺院裏建設了精神上的家庭。除了大眾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的親人。他們救濟貧困，服侍病人。他們選舉他們所服從的人。他們相互地稱道我的弟兄。

您停止我，並且叫道：——這纔是理想中的修道院呀！

祇要牠是可以有的修道院，便毅使我注意了。

因此，在上面的那一卷書裏面，我以恭敬的口吻談到過一個修道院。除開了中世紀，除開了亞洲，保留了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問題，在純粹哲學的立場上，在不需要筆戰的地位上，假使寺院的生活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毫沒有勉強的情形，那末，我對於修道院始終抱着某種嚴重而關懷的態度，並且有些地方還是我敬服的。有寺院的地方，就有自治區域，有自治區域的地方，就有人權。寺院是平等，博愛，這個信條的產物。啊！自由是何等地偉大！並且是何等輝煌的變相！自由足以使寺院變為共和國。

讓我們繼續下去。

但是那些男子，或是那些婦人，藏在那四堵牆的中間，身上穿着粗毛布，他們是平等的，他們彼此稱為兄弟；這樣很好；但是他們還幹別的事情嗎？

幹。

幹什麼呢？

他們望着黑影，他們跪着，他們合着掌。

這是做什麼呢？

五 祈禱

他們祈禱。

誰？

上帝。

祈禱上帝，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在我們的體外，是否有一個無極？這個無極牠是否是唯一的，永久不變的，永久不滅的？因為牠是無極，並且因為假使牠是沒有實質的，牠的範圍便因此受了限制，那末，牠是否一定是有實質的呢？因為牠是無極，並且因為假使牠是沒有智慧的，他便因此有止境，那末，牠是否一定是有智慧的呢？我們對於自己祇能引起生存的觀念，這個無極能否在我們的心中喚醒那種性根的觀念呢？換言之，牠是否是絕對而我們是牠的相對呢？

在我們的體外有一個無極，同時在我們的心中是否也有一個無極呢？這兩個無極（何等駭

人的多數）是否互相重疊呢？那個第二無極，難道牠不是第一個的底層嗎？難道牠不是第一個的鏡子，反照，回音，和另外一個深淵同中心點的深淵嗎？這第二個無極是否也是有智慧的呢？牠有思想嗎？牠愛嗎？牠有要求嗎？假使這兩個無極都是有智慧的，各個便有一種主要的希望，於是在天上的那個無極中間有一個「我」，正好像在地上的這個無極中間也有一個「我」。地上的這個我是靈魂；天上的那個我是上帝。

使地上的無極和天上的無極神交，這就是祈禱。

我們切不可在人的精神上面減去什麼；刪除是不好的，我們應當改造，應當變更。人的某幾種動力是朝向這未識的意境的；思想，縲夢，祈禱。那未識的意境是一個海洋。信仰是什麼呢？信仰是在那未識的意境中間的指南針。思想，縲夢，祈禱；這是三種廣大的神祕之光輝，我們應當崇拜牠們。靈魂的這種壯麗的光輝射到什麼地方去呢？射到黑暗裏，就是說，射到光明裏。

德謨克拉西的偉大就是對於人類的一切，絕不否認什麼，也絕不侮蔑什麼。在離人權不遠的地方，至少，在牠的旁邊，便有靈樞。

打破迷信，尊崇無極，這便是我們的科律。跪在創造的大樹下面，仰望着牠那些滿懸星斗的長枝，便認為滿足，這是不應當的。我們有一種義務：爲人類的靈魂工作，敬畏神祕而排斥神蹟異行，崇拜玄妙而掃除邪說，對於不可解釋的事情，祇承認一些必要的，提倡信仰的高卓，剷除宗教上面的迷信，撲滅上帝的蠱惑。

六 祈禱的絕對的好處

至於祈禱的儀式，祇要誠心，一切都是好的。閉上你的書，朝那無極中間想去。

我們知道，有一種哲學否認無極。在病理學中間也有一種否認太陽的哲學，這哲學叫做盲人哲學。

認定我們所沒有一種知覺爲真理的根源，這真是盲人的一種絕妙的武斷。

最可怪的，就是這種瞎撞的哲學，在看見上帝的那種哲學對面，所露出的那種驕傲，自以爲高人一等和憐人愚昧的神情。我們彷彿聽見一只鼯鼠叫道：他們說有太陽，真把我笑壞了！

我們知道有許多著名的和有才力的無神派。嚴格地說來，這一般已經用了自身的才力而探

得真理的人，究竟是否是無神派，還是一件不可確定的事情，他們所留下的祇是一個名稱的問題，並且，無論如何，他們既是思想高深的人，縱不信上帝，也證明上帝了。

我們仍舊尊敬這般哲學家，儘管我們對於他們的哲學是勢不兩立的。讓我們繼續下去。

最可佩服的也就是字眼上面的鈎心鬪角。在北方，有一派談純正哲學的人，稍微受了些迷霧的影響，以為用「意志」兩個字代替「力量」，便足以革新人們的見解。

說：草木願意，而不說：草木生長；假使我們再加上：宇宙願意，那末話更長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可從這裏面得一個這樣的結論：草木既能願意，那末牠有一個我；宇宙既能願意，那末牠有一個上帝。

和這一派的學說相違背的我們，雖然不肯在實驗之先下什麼定論！我們總覺得：這一派所承認的草木的意志總比較他們所否認的宇宙的意志更難說得通一些。

否認無極的意志，就是說否認上帝，那末，我們非先否認無極不可。這一點，我們已經說明了。

否認無極直等於虛無主義。一切都變爲「想像」了。

有了虛無主義，任何討論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合邏輯的虛無主義者懷疑他對語人的存在，甚至於對於他自身的存在也不能確定。

照他的說法，他對於他自己也許祇是他自己的一種「想像」。

不過，他不曾想到，他既說了「意」這一個字，凡是他所否認的，他都一概承認了。

總而言之，把一切歸納於「無」的哲學，牠的理論一定是談不通的。

對於「無」祇有一種回答：「有」。

虛無主義是沒有出路的。

宇宙間沒有空虛。「零」是不存在的。無論什麼都是一點東西。沒有一樣東西是空的。

「有」對於人的生命比較麵包更重要些。

自己看見，再教別人看見，這樣還不教。哲學應當是一種毅力，牠應當以改善人心爲努力的目

標。蘇格拉底應當鑽入亞當的體中而生出馬克奧乃勒 (Marc-Aurèle)；(註一)換一句話，就是

說，把享樂的人造成明達的人。把愛句 (Egen) 變成李塞 (Lyce) (註二) 這種科學應當是一種興奮劑。享樂，這是何等可憐的目的，何等懦弱的志願！粗野之人纔享樂。思想，這是心靈真正的光榮。貢獻思想以解人們的渴，把上帝的意義授與衆人，好像給他們一種長生不老的仙露，使信仰和科學不在他們的心中互相違悖，用這種神祕的調和使他們成爲正直的人，這樣纔是真實哲學的義務。道德是真理的花。深思之後，繼以實行。上帝應當是有實用的。理想中的至善應當是人們的精神所能發呼吸，汲飲和吞食的理想。中的至善有權柄說這句話：「吃吧，這是我的肉，這是我的血。」智識是一種神聖的聯合力。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纔能脫離那種枯燥的求知慾變爲一種唯一的和至高的聯絡人羣的方法，牠也纔能脫離由哲學升爲宗教。

哲學不應當僅祇是建築在玄渺上面，以備隨意眺望玄渺，而所得結果祇是方便好奇者的層樓。

我們等到另外有機會的時候，再來發揮我們的意見，我們所要說的祇是假使人沒有「信」和「愛」這兩種動力，我們便不能了解何以人是起點，何以進步是目的。

進步是目的；理想中的至善是標準。

這理想中的至善是什麼呢？就是上帝。

理想的，絕對的，盡善盡美的，無極的，都是同意義的字。

(註一) 羅馬國的最賢明的皇帝。

(註二) 愛倫是聖經中的樂國。李塞是雅典的城的一條大路，阿力斯脫得 (Aristotle) 授學的地方。

七 在非難時候所應有的謹慎

歷史和哲學有牠們久遠的同時又是簡單的責任；攻擊伽伊夫 (Caiphe) 主教，達公 (Dracon) 判官，迪馬爾雄 (Trimalcion) 立法官，替培爾 (Tibère) 皇帝；(註一) 這是明顯，易見，毫無疑問的。但是離羣獨居的那種權利，縱有牠那些弊病和過度的地方，我們也應當把牠仔細地闡明出來。修道主義是人類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談到修道院，那些謬誤而赤心，迷惑而自願，愚昧而虔誠，受酷刑而自甘赴死的人們所住的地方，我們幾乎非同時贊同而又反對不可。

修道院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地方。目的在獲救，方法在犧牲。修道院就是絕頂的自私自義，牠的結果卻是絕頂的自制。

以退為進，這彷彿是修道的微旨。

修道院中的人們為享樂而受苦。他們把死作為一種匯票，把塵世中的黑暗換取天上的光明。修道院中的人們為承受天堂中的財產而先過地獄中的生活。

戴着面幕或穿上法衣，這便是為了永生的代價而自殺的行為。

我們覺得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應當受人嘲笑的。在這問題裏面，一切都是嚴肅的，無論是善或惡，公正的人皺着眉頭，但是從不露出那種刻薄的笑容。我們懂得憤怒而不懂諷刺。

(註一) 伽伊夫是主張殺耶穌的猶太主教。達公是權典的法官，立法嚴酷。迪馬爾維是 Petrone 所著 *Satyriaion* 書中的人物，荒淫無度。潛塔爾是羅馬帝國的暴君。

八 信仰定律

還有幾句話。

我們攻擊禮拜堂，當牠是充斥了詭計的；我們蔑視那種毀敗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但是我們無處不尊敬有思想的人。

我們向着長跪的人致敬。

信仰是人生所必需的。沒有信仰的人必定陷於悲境。

人們在深思的時候便不是閒人。有有形的工作和無形的工作。

瞻仰便是工作；思想便是行動。交叉着手臂和合着的手掌都是在工作。望天遐思是一種事業。

達奈思 (Thales) (註一) 枯坐四年，創出了哲學。

在我們的眼中，那些修道者不是閒人，那些獨居者也不是無所事事的。

向着渺茫的境界深思，這是一件莊重的事。

毫不變更我們剛纔所說的話，我們以為心中時常存有一種墳墓的紀念，這是宜於世人的。在這一點上面，牧師和哲學家是同意的。『人必有一死。』拉特納泊 (La Trappe) 修道院院長和

霍騰師 (Horace) 異口同聲地這樣說。

把死亡的觀念混在人生裏，這是哲人的定律，也就是苦行者的定律。對於這一點哲人和苦行者殊途而同歸。

我們要物質的增進，尤要精神的偉大。

不肯思索的和性急的人們這樣說：

——在神祕旁邊的那些不動的人物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有什麼效果呢？唉！黑暗圍着我們，等着我們，我們不知道天地萬物給我們一種怎樣的結果，我們答道：那些人的事業也許是最卓絕的。我們還要加說一句：他們的工作也許是最有益的。

永遠爲着那些從來不祈禱的人們而祈禱的人們是決不可少的。

我們所注意的祇是混在祈禱中間的思想的多少問題。

賴白尼茲 (Leibnitz) 祈禱，那是偉大的；福爾太敬神那是美的 Des erexit Voltaire (註1)

我們爲愛護宗教而反對宗教。

我們屬於鄙夷那種舞文弄墨的經文，而尊視那種思想高卓的祈禱的那一派。

此外，在我們這個時代——幸而不會在第十九世紀中留下痕迹的這個時代——多半的人都是思想低陋的，心靈不甚高尚的，祇知道沈迷在娛樂中間，熙熙攘攘於短促的和畸形的物質，因此我們覺得離羣索居的人格外可敬。修道院是退隱的地方，犧牲，縱然錯認了目的，也還是犧牲。認定一種嚴厲的錯誤作為自身的義務，這原有牠的偉大。

就修道院的本身說，就理想的修道院說，從真理的各方面探索起來，直到無偏無倚的止境，修道院的尊嚴，尤其是婦人們的修道院的尊嚴——因為在我們這種社會中間婦人們的痛苦最甚，而在那種隱息的道院中間，她們可以得着慰藉——是無可否認的。

我們剛纔約略描寫過的那種森嚴的和沈鬱的修道生活，這不是一種人生，因為這不是自由；這不是墳墓，因為這不是圓滿；這是那種奇怪的地方，人們立在這種地方就好像立在高山的頂上，從他們現在所立的懸崖邊上，可以望見他們將來要到的那個深谷；這是處於兩個世界中間的一條窄的和迷霧沈沈的界路，同時受着這兩個世界的光和影，微弱的生光和朦朧的死光在那裏會合；這是墓穴中的暗光。

至於我們——不信那些婦人們所信的，但是又和她們一樣以信仰爲生命的我們——我們每次想到那些虔誠的，戰慄的和信任的生物，那些謙卑的而又尊嚴的，敢於在神祕的邊界上生活的，在閉上了的人世和未開的天國中間等候的，朝着目不能見的光明的，僅僅有能殼了解自己所處境地的幸福的，希冀着深窺和未知的境域的，眼睛呆望着那種無動靜的黑夜的，跪着的，迷惘的，戰戰兢兢的，不時被永生的那種深長的氣息所吹動的靈魂，我們心中就起一種宗教式的和柔和的恐怖，一種充滿了羨慕的憐惜。

（註一）達安思是希臘的一個哲學家。

（註二）福爾太以此敬奉上帝。

第八卷 公墓對於人們給牠的東西不加選擇

一 投入修道院方法的討論

常華尙「從天上落下來」——照胡煦勒梵所說的話——便是落在這修道院裏。

他跳過了泊隆索街轉角地方的那堵圍牆。他在半夜裏聽見的那首天使們唱出的歌，便是那些女教士在午夜過後所唱的頌主詩歌；他在黑暗窺見的那間大廳，便是禮拜堂；他看見躺在地上那個鬼，便是一個行補罪禮的媪姆；使他異常驚駭的那種鈴聲，便是繫在園丁胡煦勒梵公公的膝頭上的那只銅鈴。

我們已經看見過，珂瑞忒睡了，常華尙和胡煦勒梵便在一盆好火的前面喝着杯酒，嚼着一塊乳酪，作爲晚餐。過後，他們取了兩條草薦，各自躺在上面，因爲在那木棚裏面祇有一張牀，已經讓珂瑞忒佔去了。在閉眼之先，常華尙說道：——從今以後，我非蹬在此地不可了。——這句話在胡煦勒梵的腦子裏衝撞了一夜。

老實說，他們兩個人都不曾睡着。

常華尙知道自己已經被人發覺，蛇威又追着他，假使他們回到巴黎去，他和珂瑞忒便都完事了。最近的那陣狂風既已把他吹到這修道院裏面了，常華尙便祇有一個心願：躲在這裏面。對於地位困難如常華尙這樣的人，這修道院是一個最穩當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最危險，

因爲這裏面不容任何男子涉足，假使他在這裏面被人發覺了，便會成現行犯。常華尙從修道院到監牢，相差祇一步；最穩當，因爲假使他能殺被人收容，住在裏面，誰會到此地來找他呢？住在一個不許住的地方，這纔是萬全的上策。

胡煦勒梵也在那裏搜索枯腸，找一個辦法。他開始使自己承認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圍牆那般高，馬德蘭公公怎樣會到這裏面來的呢？修道院的圍牆是跨不過的。他怎樣會帶了一個孩子到這裏面來的呢？手裏抱着一個孩子，誰也不能够爬過一堵筆立的牆。這個孩子是甚麼人呢？他們兩個人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胡煦勒梵自從進了這修道院以來，他從來不曾聽見人家談過海濱蒙特琦，在那地方發生過的事情他也絲毫不知道。馬德蘭公公的那付神氣又使他不敢問；胡煦勒梵還向自己說：他是一個聖人，我怎樣可以問他呢？馬德蘭先生的威風在他的眼中還絲毫不曾失丟。不過，那個園丁從常華尙的口氣推測起來，以爲馬德蘭先生也許因爲時機不利，破了產，於是受着他債主們的追逼；或者是因爲他在政局中間失敗了，要到此地來躲避。庇護一個政治犯，這是胡煦勒梵所樂爲的，因爲他和我們北方的許多農民一樣，多年以來就是一個盤納拔特黨人。馬

德蘭先生選定了這修道院做他避難的地方，他要留在此地，這是再簡單沒有的了。他所認為不可解的，他所多番推測的，便是馬德蘭先生何以已經到了此地，他爲何還有一個小孩。胡煦勒梵看得見他們，碰得着他們；並且和他們談話，但是他不能毅然相信這是可能的。一件不可解的事情，剛剛走進了胡煦勒梵的小屋。胡煦勒梵胡思亂想着，他所看清楚了的是：馬德蘭先生救過我的命。這一點唯一的事實已經足以使他下決心了。他向自己說：現在輪到我來救他的命了。他在他的良心上面又加上這樣一句：當馬德蘭先生鑽到車子下面去救我出來的時候，他不會這般躊躇過。於是他決計要救馬德蘭先生。

可是他又設下許多問題和答案：

——他固然是我的恩人，萬一他是一個賊，我也應當救他嗎？我還是應當救他。萬一他是一個凶手，我也應當救他嗎？我還是應當救他。他既是一個聖人，我也應當救他嗎？一樣應當救他。

但是，讓他住在這修道院裏，這是一個何等困難的問題！胡煦勒梵在這種夢想似的計劃前面毫不退卻；這個比高爾第地方的鄉民，沒有其他的方法，祇憑他的一點熱心毅力和這一次用來慷

慨濟人的那一點鄉下人所素具的精細，預備在無辦法的中間想出一種辦法，預備在聖培樂的嚴厲的教規中間尋出一條出路。胡煦勒楚公公這老頭子以前素來是自私的，直到了晚年，足斃了肢體殘缺了，對於人世的慾望已經消滅了的時候，纔覺得感激別人的恩惠是一件愉快心情的事情。看見有一個行善的機會，便猛力地幹去，好像一個臨死的人摸得了一杯他從不曾嘗過的美酒，連忙咽下。我們可以說，他幾年以來在這修道院中所吸的空氣已經把他的個性改變了，結果使他感覺行善，惟恐不及。

於是他下了一個決心爲馬德蘭先生出力。

我們剛纔稱他做『比高爾第地方的鄉民。』這種稱呼是對的，但是不完全。我們現在不妨談一點關於胡煦勒楚公公的外貌的話。他生來是一個鄉下人，但是他做過文牘，因此他在精細之外還有善辯的長處，在天真之外，還有深銳的心力。他的事業，爲了各種原因，失敗了，他便從文牘降爲車夫和苦力。但是，他口中雖然常常罵出鄙話，手中雖然常常揚着馬鞭——據說打和罵對於馬是不少的——他的心靈仍舊是一個文牘。他有一些天賦的聰資；他的文法通順；他善於談論，這是

鄉村中罕有的事；旁的鄉下人說他談起話來就好像一個戴帽子的先生。胡煦勒梵的確就是第十八世紀中的那種粗俗的和輕薄的字眼所形容的「半紳士，半村夫」；也就是貴族用來稱呼平民的那種比喻所指的「又文又野的人」，「胡椒和鹽」。胡煦勒梵是那種胸中毫無城府的老頭子，雖然飽受了厄運的播弄，仍舊是一個直率痛快，想到就幹的人；這是一種可寶貴的性格，可以防止人們作惡。他的短處和他的弱點——因為他曾經有過一些短處和弱點——是表面的。總而言之，他的外貌足以博取觀察他的人的同情。他那付年老的面孔毫無顯在額頭上面，表現險惡或愚憨的那種縐紋。

胡煦勒梵公公作夢似地想了一整夜，到天色微明的時候，他睜開眼睛看見馬德蘭先生坐在草蓆上面，望着珂瑞忒睡。胡煦勒梵坐了起來，說道：

——現在您已經到此地了，您將怎樣辦，再從大門進來呢？

這句話抓着了要領，把常華尙從夢想中驚醒了。

那兩個人便打着商量，

——最要緊，胡煦勒梵說，您不可出這房門一步，您不可出走，那孩子也不可出去。您一到花園裏，事情就弄糟了。

——這是對的。

——馬德蘭先生，胡煦勒梵說，您到此地來的時候是一個極好的時候，我的意思要說一個極不好的時候，在那些娘兒們的中間，有一個現在正病得利害。所以一時她們不會注意到我們這邊來。據說她快死了。她們正做着四十個鐘頭的新禱。全院的人都是在緊張的空氣裏。她們再沒有閒空管旁的事情。臨終的那一位是一個聖女。其實，在此地，我們都是聖人。她們和我中間所僅有的不同點就是：她們說我們的修道室；我呢，我說我的棚子。她們正爲着臨死的人祈禱。不久又要爲死者讀祭文。今天，我們還可以安安靜靜地躲在此地；但是明天我就不敢擔保了。

——可是，常華尙說，這個木棚是在牆角裏，一所破房子遮在前面，還有許多樹，在修道院那邊的人看不見我們吧。

——我還可以說那些女教士是從來不到此地來的。

——那末常華尙說。

「那末」兩個字後面的那個問號就是說：我認爲我可以長躲在此地。胡煦勒梵答道。

——還有許多小孩子呢。

——甚麼小孩子？常華尙問道。

胡煦勒梵正預備開口解釋他剛纔所說的那句話，一口鐘鏗地響了一下。

——那個女教士死了，他說。這是報喪鐘。

他並且做手勢要常華尙聽。

那口鐘又響了一下。

——這是報喪鐘，馬德蘭先生。這鐘每一分鐘要敲一下，一直要敲二十四個鐘頭，直到屍首出了禮拜堂的門。您聽見嗎？又在敲了。在休息的時候祇要有一個球滾到這邊來了，她們便不管禁止不禁止，一齊跑到這邊來，四處搜尋。那般孩子，頑皮到不得了。

——誰呀？常華尙問道。

那般女孩子。您馬上就會被她們搜出來，您放心吧。她們會叫道：咳！一個男人！但是今天沒有危險。今天沒有休息。她們要整天地祈禱。您聽見鐘聲嗎？就是我剛纔告訴您的，一分鐘一下。這是報喪鐘。

——我知道了，胡煦勒梵公公，此地有寄宿生。

常華向獨自思量道：

——珂瑞忒的教育問題豈不是也可以解決了嗎？

胡煦勒梵叫道：

——這般鬼孩子，看見了您會鬧到一場糊塗！並且消息會傳到四處去！在此地男人就好像是瘟神。您看見她們在我的腿上掛上一個鈴子，就好像防野老虎一般。

常華向愈想愈深了。——這修道院可以作我們的救星，他低聲說。隨後他又提高嗓子說：

——是呀，困難就是在此地久留。

——不然，胡煦勒梵說，困難是從此地出去。

常華尙覺得一股熱血流到心頭。

——出去！

——是呀，馬德蘭先生，您非先出去，不能再回來。

胡煦勒梵聽着打過了一聲報喪鐘，繼續說道：

——您不可以就這樣證在此地。別人追問您的來歷，您怎樣說呢？對於我，您是從天上落下來
的，因為我認識您；但是那些女教士祇承認從大門進來的人。

忽然，另外一口鐘敲着頗複雜的節奏。

——呀！胡煦勒梵說，這鐘聲是招集那些唱詩娘娘的。她們去聚會了。在死了人的時候，她們總
要聚會。她是在天剛明的時候死的。普通人死總是在天剛明的時候。但是您不能殺從您進來的地
方出去嗎？呵，我並不是有意問您：您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

常華尙的面色變成慘白的了。想到再跳到那條駭人的街，便使他發着寒慄。設想你是從虎穴
裏逃出來的，一個朋友勸你再回到那虎穴裏去！常華尙彷彿看見那般警察仍舊在那一帶地方，跑

來跑去，四處有暗探把守着，許多凶惡的拳頭向他伸着，蛇威也許躲在那十字街口的一個灣角裏。

——不可能！他說。胡煦勒梵公公，您仍舊認爲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吧。

——我知道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呵，我知道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呵，胡煦勒梵重覆地說。您用不着再向我說。慈仁的上帝一定親手抓住了您，看清楚了，纔放您下來的。可惜他弄錯了，他不應當把您送到一個「女人」的修道院裏來。聽呀，又是一陣鐘聲。這種敲法是通知門房，要他去市政局報告，並且請一個醫生來驗屍的。這一切，都是喪禮呀。那些好娘兒們不大歡喜看見這種醫生呢。醫生是不信什麼的。他掀起面幕來看。有時候，他還要掀起旁的東西呢。這一次，她們報告醫生爲什麼這樣快呢？有什麼特別緣故吧？您的小女孩還睡着。她叫什麼名字？

——珂瑞忒，

——她是您的孩子嗎？就是說，您是她的祖父嗎？

——是的。

——把她弄出去是很容易的。我有一扇便門，對着大門口的院子。我敲着門。那個門房開門。我

在背上駝一只藤籃，這孩子躲在藤籃裏面。我走出去。胡煦勒梵公公駝着藤籃出去，這是極平常的事情。您祇要囑咐那孩子好好躲着。我把一塊布蓋在她的頭上。我趕快把她寄在我的一個老朋友家裏，這老朋友住在綠徑街，她是一個賣水果的婆婆，她是一個鬻子，她家裏有一張小牀。我就到那鬻子的耳朵旁邊喊着，說這是我的一個姪女，要她照顧她一天。隨後這孩子就同您一道回來。因為我要把您弄回來。您是非回到此地來不可的。但是您怎樣可以出去呢？

常華尙點點頭。

——祇要沒有人看見我出去，胡煦勒梵公公請您想一個方法，讓我和珂瑞忒一樣躲在藤籃裏和布的下面偷出去。

胡煦勒梵用他左手的中指抓着他耳朵的下部。這是表示非常為難的姿勢。

第三種鐘聲打斷了他的思索。

——驗屍的醫生走了，胡煦勒梵說。他看過了，並且說了：她死了，好。醫生在上天堂的護照上面簽了字以後，喪務局纔發棺材。娘娘的屍歸娘娘們殮，姆姆的屍歸姆姆們殮，殮了以後，我釘棺。這是

我這做園丁的一部分職務。園丁差不多就是掘墳工人。屍首停在禮拜堂的一間矮屋子裏面，這矮屋子通街，除了那個驗屍的醫生，男人一概不準進去。我是不算在男人一類的，那些抬屍的人和我。我就是在這屋子裏釘那棺材。那些抬屍的人把棺材抬上柩車，車夫揚着鞭子，這樣就是登天堂！送來一只空匣子，再把這只盛了一些東西的匣子抬出去。此之謂出殯 *De profundis*。

一線日光從斜刺裏撫着珂瑞忒的面孔，她熟睡着，微微地張着口，好似一個天使飲着光輝。常華尙望着她出神，無心再注意胡煦勒梵的談話了。

沒有人聽，這不是一個停止說話的理由，那個忠厚的老園丁安安靜靜地繼續嚙嚼着：

她的墳是在華奇拉公墓裏。聽說有人要取消這華奇拉公墓。這是一個古公墓，不合定章，沒有制服，不久就會要退伍了。這是可惜的事，因為有一個公墓多麼方便呢？我在那裏面有一個朋友，梅士田 (*Mestienne*) 公公，築墳工人。此地的女教士們有一種特權，就是在天將黑的時候進這公墓。警廳為她們設了一條特別的章程。但是昨天晚上，發生了幾多事情呵！受難 (*Crucifixion*) 娘娘死了，馬德蘭公公又……

落葬了，常華尚慘笑着，這樣說。

胡煦勒梵順着他的話說道：

——天呀！假使您完全是這裏面的人，您的確是落了葬呢。

第四種鐘聲敲起來了。胡煦勒梵連忙把釘上的鈴取下來，圍在膝上。

——這次，是我了。祭母叫我去。觸霧頭，扣針刺了我。馬德蘭先生，莫走動，請您在此地等我。一定有什麼新聞了。假使您餓了，此地有酒，有麵包，有乳酪。

於是他走出了木棚，口中說道：我來了！我來了！

常華尚望着他跟跄地穿過花園，儘他跛腿的能力跑着，眼睛望着旁邊的瓜田。

胡煦勒梵一路走去，鈴聲叮鏗，使那些女教士們都退避了。不到十分鐘，他在一扇門的上面輕輕地敲了一下，一個人用着柔和的聲音答道：「永遠如是。永遠如是。」就是說：「請進。」

這扇門是那間特別留給這園丁聽話的談話室的門。這間談話室是和聚會室相連的。祭母坐在這談話室中的唯一的椅子上面，等候胡煦勒梵。

二 困難前的胡煦勒梵

露出慌張而嚴重的神氣，這是某幾種性格和某幾種職業的人——尤其是牧師和教士——在緊急時候的特別表情。胡煦勒梵走進門的時候，那位祭母的臉上便露出那兩種神情，那位祭母就是丰姿動人的和學問淵博的白菜麥小姐，天真娘娘，她平日是歡喜嬉笑的。

那個園丁畏縮地行了一個禮，停在那間屋子的門邊。那位祭母正唸着經，她抬起眼睛來說道：
——呀！是您，胡梵公公。

他名字的這種省文在這修道院裏是通行的。

胡煦勒梵又行了一個禮。

——胡梵公公，是我要人敲鐘叫您來的。

——我來了，可敬的娘娘。

——我有話向您說。

——我也有話要向極其可敬的娘娘說，胡煦勒梵大膽地說，其實他心中有些害怕。

那位祭母望了他一眼。

——呀！您有事情要告訴我。

——要請求您。

——好，說吧。

胡煦勒梵，做過文牘的這老頭子，是臨事鎮定的那一流鄉下人。某一種靈活的愚昧是一種魄力；臨事鎮定的人，縱然愚昧，常常可以使人莫測其高深。胡煦勒梵在這修道院裏住了兩年多是一個受人稱讚的人。他終年孤獨地在園中徘徊着，除了留心閒事，沒有旁的的事情。那些婦人披着黑紗走來走去，他從遠地方看見祇是一些幢幢的黑影。他常常留心窺察，於是他漸漸覺得那些鬼物是有肉身的了，那些死人對於他是有生命的了。他好像是一個目力特別明利的聾子，又好像是一個聽覺特別聰銳的瞎子。他用心辨別各種不同的敲鐘法子，並且探得了此中的訣竅；因此，這個啞謎似的和沒有人聲的修道院，毫沒有瞞得過他的事情；那口鐘把一切的祕密都告訴他了。胡煦勒梵知道一切，並且毫不把他所知道的事告訴別人。這是他乖巧的地方。全院的人都以為他是傻子。傻

是宗教中的一種大的美德。那些姑娘們都賞識胡煦。他是一個少有的啞吧。他得了各人的信託。此外，他能守規則，不是爲了果園和菜地中必不得已的事情，他不出門。他這種謹慎的行爲是姑娘們所稱許的。他又從兩個人的口中得了不少的消息：他從這修道院的門房的口中得到會客室中的各種新聞，又從公墓的掘墳工人的口中得到墓地中的各種特情。因此，他明白這些女教士們的兩件事：生和死。但是他非常能够安分守己，這教會中的人很器重他。老跛，目不明，耳也許有一點不聽，幾多好處，另外尋一個能够代替他的人是不容易的。

這個漢子，知道自己已經獲得衆人的重視，便在那位可敬的祭母面前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頗雜亂而極其深沈的土話。他長篇大論地談着他的年紀，他的殘疾，此後日益衰老的餘年，日益繁重的工作，園地的廣大，夜間的勞苦。譬如昨晚，因爲有月光，他就非用草薦蓋着瓜田不可。最後他談到這一層：他有一個弟弟——（那個祭母動了一下）——一個年老的弟弟——（那個祭母又動了一下，但是心定了的神氣）——假使姑娘肯的話，他這個弟弟就可以來和他同住，幫助他工作，他是一個很能幹的園丁，他的工作將來一定可以滿姑娘們的意，比較他自己的工作還要好；

假使娘娘不肯收他的弟弟的話，他覺得自己年老力衰了，沒有能力勝任園中的工作，那末，他雖然十分不情願辭工，也祇得辭工了。他的弟弟還有一個孫女兒，假使他來，一定會把她帶來。他的這孫女兒將來可以在這修道院中尊奉上帝，有一天——誰知道——她也許會成爲一個女修士。

當他說完，祭母手指中的求福珠也停着不動了。她向他說道：

——在今日天黑以前，您能够替我找得一條鐵桿嗎？

——做什麼用？

——做起重的桿子。

——知道了，可敬的娘娘，胡煦勒梵回答說。

那個祭母沒有說旁的話，立起來，走到隔壁的那間屋子中去了。隔壁的那間屋子是聚會室，那些唱詩的娘娘們也許正在那裏面聚會。胡煦勒梵一個人等着。

三 天真娘娘

約莫過了一刻鐘，那個祭母又走進那屋子裏，坐在她的椅子上。

那兩個對話的人都好像各有各人的心事。我們盡心地把他們的談話記錄下來，

——胡楚公公！

——可敬的娘娘！

——您知道那個小禮拜堂嗎？

——我在那裏面有一個做彌撒和祈禱的小小圍欄。

——您到那樂壇裏去做過事嗎？

——去過兩三次。

——有一塊石板要掘起來。

——重嗎？

——神座旁邊的那塊鋪地石板。

——蓋那地窟的石板嗎？

——是的。

——有兩個人就好了。

——像您一樣有氣力的那個升天娘娘可以幫助您。

——一個女人總比不上一個男人。

——我們祇有一個女人幫助您。各人盡各人的能力。董馬平 (Dom Mahillon) 把聖白納的信編成了四百十七首詩歌，梅洛呂斯霍許斯 (Merlonus Horsius) 祇編了三百六十七首，我決不爲了這個原因就瞧不起梅洛呂斯霍許斯。

——我也這樣說。

——盡心盡力纔是功德。修道院並不是堆棧。

——女人也不是男人。我的弟弟纔有力呢！

——莫忘了您的鐵桿。

——那種門也祇有這種鑰匙開得開。

——在那石板上面有一個環。

——我把鐵桿穿在環裏。

——那塊石板可以轉。

——好極了，可敬的娘娘。我包您把那地窟的門弄開。

——那四個唱詩娘娘也會在場。

——開了那地窟，又怎樣呢？

——還得把牠關上。

——就這樣嗎？

——不。

——請您吩咐，極可敬的娘娘。

——胡梵，我們是能够信任您的。

——我在此地一切照吩咐行事。

——並且應當嚴守秘密。

——是了，可敬的娘娘。

——當您開了那石窟的門……

——我再把牠關上。

——但是在關上以前……

——怎樣呢？可敬的娘娘！

——還得擺一件東西下去。

說到此地，兩個人都呆着不開口了。那個祭母伸出她的下嘴唇，彷彿遲疑了一下，她先說道：

——胡梵公公！

——可敬的娘娘！

——您知道今天早晨有一個娘娘死了。

——我不會知道。

——難道您不會聽見敲鐘嗎？

——在園的那一頭，什麼都聽不到。

——真的嗎？

——叫我的鐘聲，我也祇聽見一點點。

——她在天剛亮的時候死了。

——今天早晨的風又是從我那邊吹來的。

——死了的是受難娘娘。一個有福的人。

那個祭母不說了，頻頻地動着嘴唇，好像她心中在祝福似地；既而又說道：

——三年前，有一個常舍尼斯派的婦人（Janseniste），貝禿內（Béthune）夫人，僅僅因

爲看見過受難娘娘祈禱，便皈依了真理。

——呀！對了，我現在聽得見報喪鐘了，可敬的娘娘。

——娘娘們已經把她扛到禮拜堂隔壁的那間殯舍中去了。

——我知道。

——除了您，無論什麼人都不可以，並且不應當到那個屋子裏去。您應當特別注意纔好。假使一個男子走到那間殯舍中去了，那纔好看呢！

——常常如是！

——什麼？

——常常如是！

——您說什麼？

——我說常常如是。

——常常怎樣？

——可敬的娘娘，我沒有說常常怎樣，我說常常如是。

——我不懂您的意思。您爲什麼說常常如是呢？

——學您說呵，可敬的娘娘。

——但是我不曾說常常如是。

——您不會說，但是我學您說呀。

在這時候，九點鐘正敲着。

——在九點鐘並且在一切的時候，願神座中的聖體受世人的頌揚和敬愛，那個祭母這樣說。

——阿們，胡煦勒說。

這個鐘敲得很巧。牠把「常常如是」那個問題打斷了。假使這個鐘不敲，那個祭母和胡煦勒也或許永久爭不清呢。

胡煦勒措了一下額頭。

那個祭母又低聲地唸了一陣，也許是唸了一些神聖的話，隨後又提高嗓子說：

——受難娘娘，在活着的時候，勸化了許多人的心；在死了的時候，她會顯靈呢。

——她一定會顯靈！胡煦勒跟着她說。並且特別留心，免得再說錯話。

——胡公公，我們的這修道院靠受難娘娘的福而受上天的恩寵了。世上的人自然不能夠都像貝里勒（de Berulle）紅衣主教在死的時候還唸着禱告文，也不能夠都像他在把他的靈

魂託與上帝的時候，還說這樣的話：Hanc igitur ablationem (註1) 但是，受難娘娘雖然不會得到這樣大的幸福，她的死也是極可寶貴的。她到瞑目的時候，神志還是清醒的；她向我們說話，隨即就轉向天使們說話了。她把她的遺囑告訴了我們。假使您信神的心更誠一些，假使您可以到她的修道室裏面去，她也許按着您的腿，您的腿病也就醫好了。她在死的時候還微微地笑着。我們覺得她一定復活為神了。她現在一定到了天堂裏。

胡煦勒梵以為她唸完了什麼祈禱文。

——阿們，他說。

——胡梵公公，我們應當遵行死者的遺囑。

那個祭母又撥了幾粒求福珠。胡煦勒梵沒有說話。她繼續說道：

——我爲了這個問題請教過好幾位在神道界中爲我們的教主工作，並且得了極好的效果的教士。

——可敬的娘娘，我在此地聽那報喪鐘的聲音比較在園裏聽得清楚多了。

——況且，她不僅是一個死人，她還是一個聖女。

——和您一樣，可敬的娘娘。

——她在她的棺材裏已經睡了二十年，這是我們的神父畢七 (Pie VII) 氏特別允許她的。

——就是爲皇……盤拉拔特加冕的那個人。

對於胡煦勒梵這樣一個靈敏的人，這種回憶是不投機的。幸而那個祭母一心想着她的心事，不會聽見他的話。她接着說：

——胡梵公公！

——可敬的娘娘！

——聖狄倭多內 (Saint-Diodore) 伽拔它斯 (Cappadocoe) 的總主教，要別人在他的墳上寫這樣一個單獨的字：Aartus 這個字作「蚯蚓」解；這件事是做到了的。的確不的確呢？

——的確，可敬的娘娘。

——那個有福的梅齊康內 (Mezzocane) 阿奇拉 (Aquila) 的神甫，要葬在羅馬 人的刑柱下面；這件事是做到了的。

——這是真的，

——聖退藍士 (Saint-Teence) 迪白爾河 (Tibre) 入海地方的那個商埠的主教，要別人在他的墳上，刻上弑父母者的墳上的那種標記，希望過路的人向着他的墳唾罵。這件事是做到了的。我們應當遵行死者的遺囑。

——我願如是。

——白納奇同尼 (Bernard Guidonis) 生在法國的蜜蜂石 (Roche-Abelle) 附近，他雖然是西班牙的秃伊 (Tuy) 地方的主教，因為他命令了，縱有加斯迪 (Castille) 王的反對，他的骸骨仍舊扛進了里摩市 (Limoges) 地方多彌尼克派 (Dominicans) 的教堂。您能說這不是真事嗎？

——這個卻不可以，可敬的娘娘。

——這件事是卜朗他維 (Plantavit do la Fosse) 證明過的。

幾粒求福珠又靜悄悄地撥過去了。那個祭母說道：

——胡梵公公，我們預備把受難娘娘殮在她睡了二十年的那口棺材裏面。

——這是應當的。

——這樣她可以繼續地睡在裏面。

——那末我就把她釘在這口棺材裏嗎？

——是的。

——我們把喪務局的那口棺材丟在一面嗎？

——一點也不差。

——我總照着這極其可敬的修道院的命令行事。

——那四個唱詩娘娘可以幫助您。

——釘那口棺材嗎？我用不着她們。

——不是呵。她們來幫您扛牠下來。

——扛到什麼地方去？

——地窟裏。

——神座底下的那個地窟嗎？

——胡煦勒梵嚇到一跳。

——神座底下的那個地窟！

——神座底下的。

——但是……

——您帶一根鐵桿去。

——是的，不過……

——您把那根鐵桿插到那個環裏，把那石板弄起來。

——不過……

——我們應當服從死人。受難娘娘最後的願就是葬在小禮拜堂裏面的那個神座底下的地窟裏，不落在俗人的土裏，死後還留在生時祈禱的地方。她這樣要求過我們，就是說，這樣命令過我們。

——但是這是被禁止的，

——人禁止，上帝命令。

——假使外面的人知道了呢？

——我們相信您決不會讓外人知道。

——呵，我，我是您牆上的一塊石頭。

——娘娘們正在聚會。她們還沒有散會，我剛纔又問了她們，大家已經決議，一定要遵奉受難娘娘的遺囑，把她殮在她自己的棺材裏，並且葬在神座的底下。您想想看胡梵公公，萬一她在此地顯靈呢！這對於我們這條道院是何等的洪福！神蹟常從墳墓裏顯出來。

——但是，可敬的娘娘，假使衛生局的巡查……

——聖培樂第二，在墳墓的問題上面，曾反抗波斯丹棠坡戈納（Constantin Pogonat）。

——然而警察……

——灼暖德美爾（Chonodemaire）在公斯丹士（Constance）的帝國統御下面攻入哥勒（Les Gaules）的七個總王之一，曾特許教士行教葬的權利，就是說，葬在神座底下的權利。

——但是那位警察總監……

——世界在十字架的前面算不了什麼東西。馬爾丹（Martin）奢爾特勒會的第十一個會長，贈與他會中這樣一句箴言：Sta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註1）

——阿們，胡煦勒梵說，他每次聽見了拉丁文，便用這兩個字來搪塞。

凡是多久不說話的人，都不擇聽者。雄辯家泰納斯托拉士（Gymnastores）在出獄的那一天，因為腦子裏積滿了兩刀論法和三段論法，便停在他所碰見的第一株樹的前面，向着牠演說，費着無窮的氣力，要說服牠。這位祭母，牠平時因於教規所定的肅靜，並且她腦子中的存貨太多，便立起來，反聲談論，好似開放了水閘，滔滔不絕：

——我有培樂在我的右邊，白納在我的左邊。白納是什麼人呢？他是克內和的第一任院長。蒲官尼 (Bourgoine) 的封潭 (Fontaine) 是有福的地方，因為他誕生在那裏。他的父親叫退塞蘭 (Técelin)，母親叫阿耐特 (Aléthe)。他在錫它開始，而終於克內和；派他做院長的人是石龍 (Chalon-sur-Saône) 的主教威廉得商坡 (Guillaume de Champpeaux)。他有過七百個徒弟，並且創造了一百六十個寺院。他在一一四〇年的桑斯城 (Sens) 會議裏面戰勝過阿伯拉 (Abelard) 和比得卜流易 (Pierre de Bruys) 和他的門人亨利，和另外一種倡邪說異行的使徒；他曾經把阿爾因得 白賴斯 (Arnaud de Brece) 說到無話可答，懾服過屠殺猶太人的辣伍 (Raoul) 僧人，做過一一四〇年漢司城 (Reims) 會議的主席。他是判決拔齊愛 (Potiers) 的主教吉耳 敗得拉坡內 (Gilbert de la Porée) 和翁得內脫耳 (Eon de l'Étoile) 的主動人物，他調解過親王們中間的意見，開導過國王青年路易 (Louis le Jeune)，向教皇厄程第 (Eugène) 進過忠言，整頓過當潑勒 (Le Temple) 修道院，鼓勵過十字軍。一生行了一百五十個神蹟，甚至於一天行到三十九個。培樂是什麼人呢？他是蒙加山 (Mont-Cassin) 的長老。他

是創始道院聖者的第二人。他是西方的巴齊耳（Basilio）。在他的門徒中間有過四個教王兩百個紅衣主教，五十個長老，一千六百個總主教，四千六百個主教，四個皇帝，十二個皇后，四十六個王，四十一個王后，三千六百個聖人，有一千四百年的歷史。在這一邊，有了聖白納，還說什麼那一邊的衛生局！在這一邊有了聖培樂，還說什麼那一邊的路政司政府，路政，喪務局，章程，法律，這一切在我們的眼中算得了什麼東西？無論什麼人看見了，我們所受的這種待遇，都會憤憤不平。把我們的骸骨獻給耶穌基督的這種權利我們也沒有！您所說的那種衛生局是革命黨的一種新花樣。上帝還得受警察的管束，這個世紀或太不成話了。不必多說了，胡梵！

胡煦勒梵碰了這個釘子，覺得不大自在。那個祭母繼續說道：

——無論什麼人對於寺院處理死人的權柄都不應懷疑，祇有狂人和朝三暮四的人纔否認這種權柄。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異常紊亂的時代。應當知道的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不應當知道的事情，一般人卻又知道了。一般人都是卑汙惡濁的。至高無上的聖白納和第十三世紀的一個行善的教士，世人稱為「貧寒天主教的白納」的那個白納，在這個時代，竟有許多人不能分辨他

們的尊卑貴賤。還有許多褻瀆上帝的人竟把路易十六的斷頭臺比爲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路易十六不過是一個國王。我們應當留心上帝。現在已經無所謂公平或不公平了。福爾太這個人名大家都知道，卻沒有人知道碎查得畢斯 (César de Brie) 的姓名。然而碎查得畢斯是一個有幸顧的人，福爾太祇是一個可憐的人。前任的那個總主教，貝力戈 (Perigord) 區的紅衣主教，甚至於不知道沙爾勒得公黨 (Charles de Gondren) 是貝呂勒的繼任，佛朗沙布爾關 (François Bourgoin) 是公黨的繼任，常佛朗沙斯暖 (Jean François Shault) 是布爾關的繼任，聖馬爾特 (Saint-Marthe) 是斯暖的繼任，哥通 (Coton) 公公之所謂出名，並不因爲他是助成祈禱院成立的那三個人中間的一個，卻爲因他的名字是亨利第四用來咒人的口頭禪。聖佛朗沙得煞勒 (Saint-François de Sales) 之所以能够博得交際社會中人的交誼，是因爲他善於在賭博上面舞弊。有許多人攻擊宗教爲什麼呢？因爲有腐敗的牧師，因爲加泊 (Gap) 的主教薩奇太爾 (Sa-kitaire) 是安白朗 (Embrun) 的主教的兄弟，並且他們倆都是信服木木耳 (Mommol) 的。那有什麼關係？難道還能够使馬爾棠得都爾 (Martin de Tours) 不成爲聖人，並且使他不把

他長袍的一半贈給一個窮人嗎？他們殘殺聖人。他們閉着眼睛，不顧真理。去明投暗已經是他們的習慣了。世上最惡的獸，就是瞎眼獸。沒有一個人肯着實想想地獄。呵！這個惡劣的民族！從前出自君王的，現在出自革命黨。人們已經不明白自己對於生者和死者的責任了。神聖的死是被禁止的。殯葬變成了民事。這真是可惡極了。聖雷翁（Saint-Léon）第二特地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比得羅太爾（Pierre Notaire），一封給維夕哥特（Visigoths）的王，抨擊皇帝和欽差大臣在處置死人問題上面所有的威權。石龍的主教，戈迪愛（Gaudiers）爲了這問題，曾和蒲官尼的公爵倭東（Othon）對抗。古代的官吏是意見一致的。從前我們在時務上面也有發言權。錫它的院長，本會會長，生來就是蒲官尼地方的議會裏的諮議員。我們現在不妨照着我們自己的意見處置死人。聖培樂在五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禮拜六，死在意大利的蒙加山，他的遺骸不仍舊是在法國的弗勒利（Fleury）修道院裏面嗎？這一切都是鐵證的。我恨透了那些唱頌詩的人和寺院中的長老，我極其鄙惡異教的人，但是我尤其厭棄不贊成我的意見的人。您讀一讀阿爾露維容（Armoul Wion）加畢耳皮士蘭（Gabriel Bucein）特利丹姆（Thurithème）摩洛里谷斯（Mourli-

ous) 和董呂克達舌利 (dom Luc d' Achery) 的著作就可以明白。

——那個祭母吐了一口氣，再轉向胡煦勒楚說道：

——胡梵公公，聽清楚了吧？

——聽清楚了，可敬的娘娘。

——您說的話是可靠的吧？

——我服從您的命令。

——這樣很好。

——我對於這修道院是盡心盡力的。

——好極了。您把棺材釘好。姆姆們把牠扛到小禮拜堂裏去。行了祭禮之後，大家都回到修道室裏面去了。在十一點和十二點鐘之間，您把您的鐵桿帶來。一切都要做得極其祕密。在場的人祇是那四個唱詩娘娘，升天娘娘和您。

——還有跪在木柱前面的那個姆姆呢？

——她不會掉頭來看的。

——但是她可以聽見。

——她聽見也不會注意。況且院裏的人知道，外面的人仍舊不會知道。

他們又靜默了一回。那個祭母繼續說道：

——您可以把您的鈴子脫下。我們用不着叫跪在木柱前面的那個姆姆知道您也在那裏。

——可敬的娘娘！

——什麼事情，胡梵公公？

——驗屍的醫生來過了嗎？

——他今天四點鐘會來。請驗屍醫生的鐘已經敲過了。但是您毫不聽見鐘聲嗎？

——我祇留心叫我的鐘。

——這樣最好，胡梵公公。

——可敬的娘娘，那條鐵桿至少要有六尺長才够用。

——您到什麼地方去尋這樣一條鐵桿呢？

——凡是有鐵欄的地方總有鐵桿。我有一堆爛鐵在園的那邊。

——子時以前三刻鐘；莫忘了。

——可敬的娘娘！

——什麼事？

——假使您還有這種同樣的工作要做，我弟弟的氣力才大呢。他和土耳其人一樣強壯。

——您趕快去做吧，愈快愈好。

——我快不了多少呵。我是一個殘廢人；所以我非有一個幫手不可。我是一個跛子。

——脚跛了並不是一種過失，也許還是一種福相呢。那位討伐偽教皇格耐耐爾（Grégoire）

並且復立培樂第三的皇帝，亨利第二，有兩個綽號：聖人和跛子。

——有兩個徽號當然好啦，胡煦勒梵細聲地說，他的耳朵實在有些聾。

——胡梵公公，我想起來了，您儘一個鐘頭幹完吧。一個鐘頭並不多呢。到了十一點鐘您就

帶着您的鐵桿到神座前面來。祭禮在子時起首。我們應當在行禮前一刻鐘弄完一切。

——我總盡力地幹，證明我對於這修道院是忠心的。話說出去了口就得算數。我把棺材釘好。正十一點鐘，我到禮拜堂裏來。那四位唱詩娘娘也來。升天娘娘也來。有兩個男人就更好了。但是，這沒有關係！我把我的鐵桿帶來。我們把地窟的門掘開，把棺材送下去，我們再把石窟的門蓋好。一點痕迹都不留。政府裏面的人永遠不會疑心到可敬的娘娘，這樣總妥當了吧？

——不是十分妥當。

——還有什麼事情呢？

——還有那口空棺材。

這個問題把他們呆住了。胡煦勒梵想着。那個祭母也想着。

——胡梵公公，我們拿了那口棺材怎樣辦呢？

——把牠埋起來。

——讓牠裏面空着嗎？

他們又呆着不開口了。胡煦勒梵用他的左手做出那種解決難題的姿勢。

——可敬的娘娘，到禮拜堂的那間矮屋子裏去釘棺材的人祇是我，除了我，沒有別人可以進去，並且歸我去放那塊蓋棺布。

——是的，但是那些扛柩的人，在搬上柩車，搬下墓穴的時候，他們一定可以覺得那裏面是空的。

——呀！見了……！胡煦勒梵大聲喊道。

那個祭母在身上畫起一個十字架，並且用眼睛釘住那個圍了。「鬼」字便留在他的喉嚨裏了。

他連忙想出一種救急的辦法，使那個祭母忘掉他的粗話。

——可敬的娘娘，我可以攔一些泥土在棺材裏面。別人便以為裏面是一個人了。

——您說得有理。泥土和人是一樣的東西。您就這樣處置那口空棺材吧。

——這件事算我的。

那個祭母的神色，前此一向是憂惑不定的，到這個時候，又平靜下去了。她做了長官叫部下走開的那種姿勢，胡煦勒梵向着門口走去。他正要出來，那個祭母略微提起嗓子說道：

——胡梵公公，我很高興您；明天，落葬過後，您把您的弟弟引來；您還可以要他把他的女兒也帶來。

(註一) 貢獻此心。

(註二) 十字架與天地共長久。

四 常華尚好像讀過奧斯丹加斯迪內約的書

跋子闊步就好像獨眼送秋波；想達到目的地是很費時間的。況且胡煦勒梵正在躊躇，不知所措。他幾乎費了一刻鐘功夫才走到他那木棚裏來。珂瑞忒醒了。常華尚已經叫她坐在近火的地方。當胡煦勒梵走進門的時候，常華尚正指着掛在牆上的那口籐籃向她說道：

——好好聽我的話，我的小珂瑞忒。我們應當離開這個地方，但是不久我們又可以回到此地來，過着非常舒服的日子。住在這裏面的那個人會叫你蹬在那只籐籃裏面把你帶出去。你到一個

去人的家裏等我。我不久就到那兒來尋你。假使你不情願湯納提婆婆再把你捉去，你就應當聽從我的話，並且不可說話！

珂瑞忒神情嚴重地點了一下頭。

常華尙聽見胡煦勒梵推門的聲音，轉過身子，說道：

——怎樣了？

——一切都停當了，絲毫也不會停當，胡煦勒梵說。我已經得了薦你進來的允許，但是您在進來之先，非先出去不可。困難的點就在這兒。這孩子是有辦法的。

——您運她出去嗎？

——她不會響吧？

——我擔保。

——但是您呢，馬德蘭公公呀？

胡煦勒梵苦想了一回，忽然叫道：

——你就從您進來的地方出去，這有什麼要緊呢！

常華尙和第一次一樣，祇答了一句：——不可能。

胡煦勸梵嘖喇咕嘈，半像獨自發牢騷，半像和常華尙談話地說道：

——還另外有一件事使我安不了心。我說過把泥土填在那裏面，想想又覺得不妥當，泥土和屍首不會相像的，泥土會在裏面滾來滾去。別人會發覺的，您懂嗎！馬德蘭公公，政府裏面的人會看出來呢。

常華尙定神地望着他，以爲他在說胡話。

胡煦勸梵又說道：

——您這冤家，怎樣出去得了呵！因爲非在明天弄妥當不成功，明天我就得帶您去見那個祭母。她等着您呢。

於是他告訴常華尙，那個祭母之所以肯收容常華尙，是因爲他，胡煦勸梵，正爲這條道院做一件事，這是他得來的酬報。幫葬死人也是他分內的事，他釘棺材，不得跟着挖洞的人一同去公墓。

今天早晨死去的那個女教士要求過衆人把她殮在她平時做床用的那口棺材裏，並且要把她葬在小禮拜堂裏的神座下面。這件事是警章所不許的，但是對於這些死者又不可不依從。祭母和唱詩娘娘決計遵守那死者的遺囑，不能理會政府了。他呢，胡煦勒梵，他得在殯舍裏面把棺材釘上，把小禮拜堂裏的石板掘開，把死人送到地窟裏面去。爲着報答他這次的功勞，那個祭母才要他的弟弟做園丁，他的姪女做寄宿生。他的弟弟就是馬德蘭先生，他的姪女就是珂瑞忒。那個祭母吩咐了他，明天在公墓裏下了假葬之後，便把他的弟弟引去見她。但是他不能夠把馬德蘭先生從外面帶進來，假使馬德蘭先生不先出去。這是第一個困難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困難問題：那口空棺材。

——什麼空棺材？常華向問道。

胡煦勒梵答道：

——公家的那口棺材。

——什麼棺材？什麼公家？

——一個女教士死了。市政局的醫生走來說：死了一個女教士。政府就送一口棺材。第二天，政

府又送一輛柩車和幾個扛柩的人來收那口棺材，送到公墓裏去。那些扛柩的人來了，舉起棺材，裏面一點東西也沒有。

——攔一點東西在裏面就是了。

——攔一個死人嗎？我尋不着。

——不用死人。

——那末，用什麼呢？

——一個活人。

——那一個活人呢？

——我，常華尙說。

胡煦勸梵原來是坐着的，聽了這話，驀地立起來，好似一個爆竹在他的椅子下面炸了。

——您！

——爲什麼不呢？

——常華尙露出一點笑容，好像隆冬時節，天空的一點微光。

——您知道，胡煦勒梵，您說過：受難娘娘死了，我就接着說過，馬德蘭公公落葬了。現在這句話靈驗了。

——呀，好，您原來是在說笑話。您不規規矩矩地談話。

——我談得非常之規矩。我不是應當出去嗎？

——自然啦。

——我曾經要您爲我也找一個籐籃和一塊布。

——怎樣呢？

——我的籐籃就是杉木匣子，那塊布就是蓋棺材的黑布。

——且慢，是一塊白布。女教士們是用白布殯殮的。

——就算是白布。

——你不是和旁人一樣的，馬德蘭公公。

看見這種幻想——這種幻想也祇是牢獄中間的一種野蠻的和冒昧的發明——跳出他那種安定的生活，來和這修道院裏的「婆婆經」相鬼混，胡煦勒梵在這時候正好像一個行人看見了一只大海鷗在聖藤尼斯 (Saint Denis) 街的水溝裏面尋魚吃，呆木到不知所措。

常華尙接着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要從此地出去而不被人家看見。這裏有辦法了。但是您應當先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那口棺材是在什麼地方？

——那口空的嗎？

——是的。

——在下面，殯舍裏面。牠擱在兩個架子的上面，一塊白布罩着。

——那口棺材有多少長？

——六尺長。

——殯舍是什麼東西？

——那是在地面上的一間屋子，有一扇鐵窗，朝着花園，鐵窗的外面有一扇板窗，可以闕上；此外還有兩扇門，一扇通修道院，一扇通禮拜堂。

——什麼禮拜堂！

——街上的禮拜堂，大家的禮拜堂。

——您有這兩扇門的鑰匙嗎？

——我有通修道院的那扇門的鑰匙；通禮拜堂那扇門的鑰匙在門房手裏。

——門房在什麼時候開那扇門呢？

——僅僅在讓那扛棺材的人進去扛棺材的時候他才開那扇門。棺材出去之後，那扇門又關

上了。

——釘那棺材的人是誰？

——是我。

——誰蓋上那塊布呢？

——是我。

——是您一個人嗎？

——除了警察局的醫生以外，沒有其他的人可以進殮舍。這是寫好在牆上的。

——今天晚上，到大家全睡去了的時候，您能够把我藏在那屋子裏嗎？

——不能够。但是殮舍裏面還有一間小屋子，是我攔鋤頭鏟子的地方，我可以讓您躲在那裏面，我是管守那間屋子的人，並且我有那間屋子的鑰匙。

——那個運棺材的馬車在明天什麼時候來呢？

——下午三點鐘左右。黃昏時候，在華奇拉公墓下葬。華奇拉公墓離此地很遠呢。

——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我都躲在您攔器具的那間小屋子裏。但是我吃什麼呢？我會餓。

——我可以送東西給您吃。

——到兩點鐘，您可以來把我釘在棺材裏面。

——胡德勒梵向後退了幾步，並且捏着自己的手，使手指的骨節發出脆聲。

——這卻幹不得！

——有什麼希奇！拿一個釘鎚，把幾個釘子敲到木板裏面去就完了。

對於胡煦勒梵似乎是不曾聽見過的事——我們再說一次——對於常華尙是很平常的。更險惡些的關頭常華尙也經歷過。凡是做過囚犯的人都知把自己身體縮到和容他逃走的那地方一樣大小的訣竅。囚犯越獄正如病人變症，這是他們的生死關頭。越獄就是醫病。想自己的病好有什麼不肯幹的事呢？要人家把自己釘在一個木箱裏，作為一件包裹運出去，在一只匣子裏面延長生命，在沒有空氣的地方找空氣，連着幾個鐘頭節省自己的呼吸，知道閉氣而不死，這是常華尙的可憐的才幹之一種。

其實，棺材盛活人，這是囚徒的巧計，也是帝王的巧計。據僧人奧斯丹加斯迪內約（Austin Castillejo）所述，沙爾勒第五（Charles Quint）在退位之後，還想和拉白龍卜（Ia l'Yombes）作最後的聚首，使用這個方法把她運到聖盟（Saint Just）修道院裏去，後來又用這種方法把她運出來。

胡煦勒梵略微定了一下神，喊道：

——但是您怎樣吐氣呢？

——我可以吐氣。

——在那個匣子裏面我祇要想已經氣塞了。

——您總有一個螺旋鑽啦，您在近口的地方隨便鑽幾個小孔，上面的板子莫釘緊了。

——好萬一您咳嗽或打嚏呢？

——逃命的人不會咳嗽也不會打嚏。

常華尙還加說一句：

——胡煦勒梵公公，我們現在非打定主意不行：還是情願在此地被人家捉住呢，還是情願在棺材裏逃出去呢？

無論什麼人都注意過，貓兒在半開着的門邊，總歡喜徘徊瞻望。誰都要向那只貓說：走呀，怕什麼？有許多人在吉凶未定的緊急關頭，也有躊躇不決的傾向，冒着命運突然閉上幸運之門，壓了自

己的危險，過於謹慎的人，完全是貓，並且正因為他們是貓，他們碰危險的機會反而比膽大的人多一些。胡煦勒梵正有這種猶豫的性情。但是常華尙的穩定的神色漸漸壯起他的膽了。他呻吟道：

——實在沒有其他的方法呵。

常華尙又說道：

——到了公墓以後的情形將是怎樣的呢？這是唯一使我擔心的問題。

——這恰巧是不足擔心的問題，胡煦勒梵叫道。假使您有把握能夠解決棺材裏面的問題，我也就有把握替您解決墓穴裏面的問題。築墳的人是我的一個貪酒的朋友梅士田公公。一個好喝老酒的老頭子。那個築墳的人把死人送到墓穴裏，我又把這築墳的人送到我的衣袋裏。我把到了公墓以後的情形告訴您。我們到公墓總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在公墓的鐵柵門關閉以前三刻鐘。柩車一直滾到墓邊。我隨着車子走；這是我的職務。我在衣袋裏帶一個鐵鎚，一把鑿刀，一把鉗子。柩車停下來時候，那些扛棺材的人就把一根索子圍着您的棺材，把您結起來，並且把您送到墓穴裏。牧師來做祈禱，畫十字架，洒聖水，就走了。祇有我和梅士田公公留在那裏。他是我的朋友，我向您

說。他或者喝醉了，或者不會喝醉。他如果不會喝醉，我就向他說：乘這個時候好木瓜酒店還沒有開門，我們去喝一杯吧。我帶他去，把他灌醉，梅士田公公是不難灌醉的，他終日是有醉意的，我替你把

他塞在桌子下面，我把他的進公墓門的執照拿來，我獨自一個人回到公墓裏面去。您的事情就到我一個人的手裏了。假使他已經是醉的，我就向他說：走吧，我來替您埋他去了，我把您從那洞裏拖出來。

常華尚伸出手來給他握，胡煦勒梵連忙迎上去，鄉下人的那種真切之情感人極深。

——就這樣說好了，胡煦勒梵公公。一切都會是順利的。

——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才好，胡煦勒梵想道。這多麼危險呵！

五 貪酒不足以長生

翌日，在太陽西沈的時候，梅恩道 (Boulevard du Maine) 上的三兩行人向着走過的一輛柩車脫下帽子。那輛柩車作古式，車上畫着枯頭顱，脛骨和眼淚。車子裏面有一口白布覆蓋着的棺材，布上有一個大的黑十字架，躺在上面，好像一個攤開手臂的死人。一輛有布帷的馬車跟在後面走，

這車子裏面有一個穿白道袍的牧師和一個戴紅帽子的唱詩童子。兩個扛柩的人穿着鑲黑花紋的灰色制服，在柩車的左右兩旁走着。一個着工人衣服的老頭兒在後面一步一跛地跟着這一隊人向着華奇拉公墓走去。

那個老頭兒的衣袋口上露出一個鐵鎚的柄，一把冷鑿刀的口和一把鐵鉗的雙柄。

在巴黎的那些公墓中間，華奇拉公墓是特別的。牠有牠的特別習慣；那一帶的老百姓對於古舊的名稱是很拘泥的，他們稱這公墓的大門和側門做騎士門和走卒門。小畢菊司的白納培樂女修士們，我們已經說過，可以葬在這公墓裏的一個分開的角上，並且可以在傍晚時候下葬，因為從前這塊地是屬於這修道院的。因此那些在夏季的傍晚和冬季的黑夜在這裏面埋棺材的工人守着一種特別的規矩。在這個時代，巴黎的公墓全在日落的時候關門，因為這是市政局所規定的，華奇拉公墓也遵守着這種法令，那扇騎士門和那扇走卒門是兩扇相連的鐵柵門，門傍有一所建築佩贊內（Perronet）所造的小小房屋，看守這公墓的門房住在裏面。所以每當太陽隱到傷兵院的圓頂後面去的時候，這兩扇鐵柵門便關上了，這是無可阻撓的。假使有一個築墳的工人在這個

時候因事留在裏面，他祇有一個方法可以遲出，喪務局發給的執照。那個門房的窗板上設有信箱似的一種東西。遲出的工人有他的執照丟在這個箱子裏，門房聽見聲音，抽着一根索子，那扇走卒門便開了。假使那個工人沒有帶他的執照，他便把自己的姓名說出來，那個門房有時候躺下去了，或者睡着了，便起來認清那個工人，再拿出鑰匙去開門；那個工人出去了，但是應繳十五法郎的罰金。

這個公墓因為牠章程上面的特殊部分有礙行政的一致，在一八三〇年的過後幾時便被取消了。蒙巴納斯 (Montparnasse) 公墓，俗稱西區公墓，繼牠而起，並且承襲了那只好木瓜酒店。這只好木瓜酒店和華奇拉公墓相毗連，屋頂上面有一塊木板，木板上面畫了一只木瓜，木板作曲角形，一面向着飲客們的桌子，一面向着墓塚，招牌上面寫了好木瓜酒店。

華奇拉公墓可以稱為枯寂的公墓。牠已經荒蕪了。蒼苔侵蝕了牠，花朵離開了牠。中產階級的人都不願葬在華奇拉，這地方太寒酸相了。貝爾拉瑞斯 (Père Lachaise) 公墓，何等的榮幸！葬在貝爾拉瑞斯公墓，就好像有了紫棠木的傢具。在這裏面充滿着繁華的氣象。華奇拉公墓是一片古

雅的地方，草木的培植很像法蘭西的古代的園圃。直的路徑，冬青樹，羅漢松，十大功勞，古松下面的古塚，極高的草。到了黃昏時刻，那裏面的景象悽慘極了。在那裏有許多非常陰森的曲線。

當那輛有白布黑十字的柩車走進華奇拉公墓路的時候，太陽還不會下去。跟在後面的那個跛子就是胡煦勒梵。

把受難娘娘葬在神座底下的那個地窟裏，把珂瑞忒運出去，把常華引到殯舍裏，這一切進行都很順利，毫無阻礙。

讓我們附帶說一句，把受難娘娘葬在修道院裏的神座底下，這對於我們完全是無傷大雅的事情。這是一種義務似的過失。那些女教士造成了這種過失，不僅不惶惑，反而受着她們良心的贊許。世人所謂「政治法律」對於修道院祇是一種侵越權限的行爲，這種行爲一概是可加指責的。最重要的是教規；至於法典，緩緩再談吧。人呵，你們儘可以盡量地製造法律，但是不必把這些法律用到我們身上來。納與凱撒的過路稅不過是納與上帝的過路稅的尾數。一個王子在一種信仰的前面是毫無價值的。

胡煦勒梵跟着那輛柩車，心中非常地得意。他的兩層祕密，他那種雙管齊下的密謀，一面和那些女教士們串通，一面和馬德蘭先生串通，一面幫助那修道院，一面又愚弄那修道院，雙方面都辦到了。常華向的那種強有力的鎮定態度，足以壯別人的膽。胡煦勒梵深信他的事體可以成功。相差的那一步算不了一回事。那個築墳的工人，——性情忠厚，面團團的梅士田公公——兩年以來被他灌醉過十次。梅士田公公是他掌中的玩物，隨他播弄。他能够照他的意思，隨他一時心中所好，使他喝到酩酊大醉。梅士田是胡煦勒梵的傀儡。胡煦勒梵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

當那一隊送葬的人走進去公墓那條路的時候，胡煦勒梵望着那輛柩車，欣欣自得地搓着他那兩隻粗大的手，低聲說道：

——這個頑笑才有趣呢！

忽然，那輛柩車停了；他們走到了鐵柵門口。驗葬證是必須的手續。喪務局的那個人向那公墓的門房去接洽。這種手續總須延擱一兩分鐘，正在這個時候，一個不相識的人走來站在那輛柩車的後面，胡煦勒梵的傍邊。那個人作工人模樣，穿着一件有大衣袋的短褂，脅下夾着一把尖鋤。

胡煦勒梵望着這個不認識的人。

——您是誰？他問道。

那個人回答說：

——築墳的人。

胡煦勒梵的面孔就好像一個在胸口頭受了一顆炮彈，還沒有完全死去的人。

——築墳的人！

——是的。

——您！

——我。

——築墳工人是梅士田公公。

——從前是他。

——什麼！從前是他？

——他已經死了。

胡煦勒梵一切都想遇到了，祇不會想到築墳的人也有死的一天。這卻是實在的；那些築墳的人也會死。掘掘人家的墓穴，便把自己的也掘開了。

胡煦勒梵呆呆地張着口，不能回話。他費了無窮的氣力才吐出一句：

——決沒有這回事！

——有之至！

——但是，他又微微地唸道：築墳工人是梅士田公公。

——拿破崙以後有路易十八。梅士田以後有格利皮（Grippe），鄉下老，我叫格利皮。

胡煦勒梵，面無人色，望着那個格利皮。

那是一個身材長瘦，面色青白，神情極其陰鷙的人。他的模樣好像是一個做醫士不得志又改行的人。

胡煦勒梵放聲大笑起來。

——呀！事情真是滑稽極了！梅士田公公死了。可愛的梅士田公公死了，但是可愛的黑公公萬歲！您知道黑公公是什麼東西嗎？黑公公就是六星牌的紅酒罈。徐內斯恩（Streane）紅酒的罈呢，真正巴黎的徐內斯恩酒呢。呀，他死了，梅士田那個老頭子！我是很傷心的。他是一個多麼會尋快樂的人。不過您也是一個會尋快樂的人呵，您不是嗎，夥計？等一會，我們去喝一杯。

那個人回答說：——我是讀過書的人。我唸完了第四班。我從不喝酒。

那輛柢車又走起來了，向着公墓中的那條大路滾去。

胡煦勒梵走得更慢了。他跛着，固然是因為那一次的傷，更大的原因卻是心裏慌了。

那個築墳工人在他的前面走。

胡煦勒梵又仔細端詳了一回那個突如其來的格利皮。

他是一個青年而老相瘦削而伉健的人。

——夥計！胡煦勒梵喊道。

那個人轉過身來。

——我是修道院的築墳工人。

——我的同行，那個人說。

胡煦勒梵雖然不會讀過書，心思卻非常靈巧，他知道這一次碰了一個不容易對付並且善於言詞的人。

他半吞半吐地說道：

——呵，梅士田公公就這樣死了嗎！

——完全死了。上帝翻開了壽運簿，輪到了梅士田公公，梅士田公公死了。

胡煦勒梵機械地學着他的話，說道：

——上帝……

——上帝，那個人扳着面孔這樣說。哲學家的永生之父，蛇壳邦黨人的至尊。

——難道我們不互通姓名嗎？

——已經通過了。您是鄉下人，我是巴黎人。

——不同喝一杯酒，彼此總不會認識的。傾杯即傾心。您來和我喝一杯吧。這是不可拒絕的。

——公事要緊。

胡煦勒梵想道：事情糟了。

車輪再滾幾轉便到了通女教士們那塊地的小路了。

那個築墳工人又說道：

——鄉下人，我有七個孩子要養。他們既然要吃，我就不應當喝酒。

他又沾沾自喜地加上一句，好像一個得了佳句的文人：

——他們的餓是我的渴的仇敵。

那輛柩車沿着一株大柏樹，離開了大路，轉進一條小路，穿過許多墳地，到了一叢陰密的樹林裏。這可以表明，那片墳地即刻就到了。胡煦勒梵減慢他的脚步，但是不能減慢那輛柩車的速度。幸而冬雨把地浸溼了，爛泥阻滯着車輪，使牠不能走快。

他走到那個築墳工人的身傍。

——有一種阿常得意(Argentouil)的酒，多麼好喝呵。胡煦勒梵細聲地說。

——鄉下人，那個人又說道，我原來不應當做築墳工人呢。我的父親是上議院的門房。他本有
意思要我研究文學。但是他碰着了許多不幸的事。他在金市裏虧了本。我就祇好拋棄做著作家的
職業了。但是現在我仍舊做代寫書信的生意。

——那末您不是築墳工人嗎？胡煦勒梵這樣說，好像攀住了一條極其細弱的樹枝。

——兩種職業並不相衝突。我一身兼二職。

胡煦勒梵不懂最後這句話。

——來喝一杯吧，他說。

在此地有一層應當說明。胡煦勒梵，無論他心中焦急到什麼程度，仍舊邀人去喝酒，但是他不會說清楚這一點：誰付賬？從前胡煦勒梵每次邀請，總歸梅士田公公付賬。這次的邀請自然是那個新築墳工人所產生的那種新現相所引起的，並且這種邀請是不可少的，但是那個老園丁故意使俗所謂「納白雷(Fabelais)的「刻鐘」(註一)懸在空中。胡煦勒梵雖是那樣焦灼，仍舊無心付

賊。

那個築墳工人露出一種渺視別人的微笑，繼續說道：

——麵包問題要緊。我接受了梅士田公公所遺下的位置。一個人差不多習完了各班的課程，就是一個通達事理的人。我的手做工以外，我的胳膊還得做工。在賽福爾（Waltham）街的市場上我有那代人寫信的棚子。您知道嗎？那個雨傘市、紅十字會的那些司廚的娘兒們全來找我。我替她們塗一些情書給那些丘八。我在早晨寫情書，又在傍晚掘墓穴。這就是人生，鄉下人。

那輛柩車向前走着。胡煦勒梵慌忙到無以復加，向着四週探望。大顆的汗珠從他的額上落下來。

——可是，那個築墳工人繼續說，一人不能事二主。我應當決定選擇筆墨生涯或鋤頭生涯。鋤頭把我的手弄壞了。

那輛柩車停着不走了。

那個唱詩童子從那輛有布帷的車子上跳下來，隨後那個牧師也下來了。

那輛柩車的一只小前輪滾到一個泥堆的邊上，在泥堆的那邊，墓穴的口張着。

——這個頑笑才有趣呢！驚惶失措的胡煦勒梵這樣說。

（註一）『納白雷的一刻鐘』就是說解套的時候。

六 在四塊木板的中間

在那棺材裏面的人是誰？我們知道常華尙。

常華尙想了方法在那裏面生活，他勉強可以呼吸。

人的心定了，其他的部分也可以安定，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常華尙預先籌劃的圈套，自從昨晚以來，進行順利，並且很順利。他和胡煦勒梵一樣，把一切托在梅士田公公的身上。他不懷疑結果。從來沒有這樣緊急的關頭，也從來沒有這樣完全的安定。

棺材的那四塊木板吐出一種駭人的諛靜。常華尙那樣鎮定地睡着好像一個長眼的死人。他和死神演着這種危險萬狀的戲劇，一幕一幕，他在那棺材的底裏都跟得上，並且跟着。

胡煦勒梵釘好棺蓋，過了一刻刻功夫，常華尙就覺得有人把他抬起來，隨後又覺得車子載着

他滾。在車子震動和緩的時候，他就知道他從石塊舖的路上走到沙泥路上了，就是說從小街走上大的馬路了。在車聲隆隆的時候，他猜得出他過奧斯退里茨橋了。在第一次停車的時候，他知道他進公墓的門了；在第二次停車的時候，他向自己說到墓穴了。

忽然他覺得幾只手抬起了他的棺材，隨後在四壁的外面發出一陣霍霍的聲音，他知道這是結在棺材外面，以便把他送到洞底裏去的那根索子。

隨後他覺得有一陣頭暈。

也許那些扛樞的人和那個築墳工人讓那棺材在空中蕩了幾蕩，並且把他頭低脚高地倒送着。他的神志又完全清醒了，覺得自己平睡着，並且不動。他到洞底了。

他覺着一陣寒氣。

他聽見在他的上面一個人的噪子，冷酷而嚴肅。那個人說出許多拉丁字，他說得非常之慢，常華尙雖然不懂，但是聽得很清楚：

——*Qui dormiunt in terre pulvere, evigilabunt; alii in vitam sefernam, et alii*

in approprium, ut videant semper. (註一)

一個童子的聲音說：

—— De profundis. (註二)

那個低沉的聲音又說：

—— Requiem eternam dona ei, Domine. (註三)

那個童子的聲音回答說：

——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 (註四)

他聽見在棺蓋的上面微微地有幾滴雨點聲。這也許是聖水了。

他想到：快完了。再安心等一會吧。那個牧師快走了。胡煦勒梵引着梅士田公公去喝酒。大家把我丟在此地。隨後胡煦勒梵獨自回來，我就出來了。這一切整整地需要一個鐘頭。

那個低沉的聲音又說道：

—— Requiescat in pace. (註五)

那個童子的聲音說道：

——阿們。

常華尙張着耳朵，聽見許多脚步漸漸走遠的聲音。

——他們走了，他想道。我現在是一個人在此地。

突然一下，他聽見在他的頭上霹靂似地砰的一聲響。

那是落在那棺材上面的一鏟土。

第二鏟土又落下來了。

他的一個吐氣洞被土塞住了。

第三鏟土又落下來了。

隨後又是第四鏟。

有許多利害的東西，最利害的人也受不了。常華尙失去了知覺。

(註一)睡在土中的人們，有一些將上升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有一些將永蒙羞辱。

(註二)在地下。

(註三)教主，求你給他永遠的安寧。

(註四)永遠的光明也照着他。

(註五)希望他安寧地睡著。

七 此地我們可以得着「莫丟了飯票子」這句話的來源

在常華尙的棺材外面所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

當那輛柩車去遠了，當那個牧師和唱詩童子坐上車子走了的時候，眼睛片刻不離那築墳工人的胡煦勒梵看見他彎下腰去，拿起鏟子，直向那泥堆裏面掘去。

在這時候，胡煦勒梵下了最後的決心。

他立在那墳穴和那築墳人的中間，交叉着兩條手臂，說道：

——我付賬！

那個築墳工人吃了一驚，望着他答道：

——你說什麼，鄉下人？

——胡煦勒梵又說道：

——我付賬！

——什麼賬？

——酒賬。

——什麼酒？

——阿常得意酒。

——阿常得意在什麼地方？

——在好木瓜酒店。

——滾開些！那個築墳工人說。

——於是他傾了一鏟土在那棺材的上面。

——那口棺材嚮來好像是空的。胡煦勒梵覺得自己立足不穩，向兩邊觀，幾乎滾到那墓穴裏面去。

他連忙喊出來，嗓子差不多啞了：

——夥計，好木瓜酒店快關門了，趁早去呀！

那個築墳工人又起了一罐土。胡煦勒梵又叫道：

——我付賬！

他並且捉住了那個築墳工人的手臂。

——聽我說，夥計。我是那修道院裏的築墳工人。我是來幫你忙的。這種工作儘可以在夜裏做。此刻我們爲什麼不去喝一杯呢？

他儘管這樣說着，儘管固執着這種無可奈何的辦法，一面他心裏淒惶地想道：——縱令他肯去喝，他就一定會醉嗎？

——鄉下人，那個築墳工人說，假使你真正非喝不可，我也可以奉陪。等一會我們去喝吧。作完了工以後，以前，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他又抖着他的鐵鏈。胡煦勒梵拖住了他。

——六星牌的阿常得意酒呀！

——討厭的東西，那個築墳工人說，噁喇咕嚕，鬧不清楚；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個原話。滾開些。於是他傾下了那第二鏟土。

胡煦勒梵在這時候已經不知所云了。

——來喝一杯呀，他叫道：我接應付賬！

——等我們侍候那孩子睡好了之後，那個築墳工人說。

他傾下了那第三鏟。

隨後他又把鐵鏟插在那泥堆裏說道：

——你看見嗎？今夜天氣冷，假使我們不爲那死了的姑娘蓋上被頭，她會追着我們鬧呢。

正當那築墳工人彎下腰去鏟土的時候，他的褂子的口袋張開了。

胡煦勒梵的那雙東張西望的眼睛無心地落在那口袋裏面，望着牠。

太陽還不會被地平綫遮去；光亮還是够使人看清那半開的衣袋底裏的一張白東西。

一個比高爾第地方的鄉民的眼睛裏所能有的閃光全從胡照勒梵的瞞人裏面射出來了。他忽然得了一個主意。

他乘着那個一心鏟土的築墳工人不提防，從他的後面，把手伸到他衣袋的底裏，抽出那張白東西。

那個築墳工人把第四鏟土倒在墓穴裏去了。

正當他轉過身去鏟第五鏟的時候，胡照勒梵用着極其恬靜的目光望着他，向他說道：

——真話，後生，你帶着你的執照沒有？

——什麼執照？

——太陽快落下去了。

——好的，讓牠戴上牠的睡帽吧。

——公墓的門快關上了。

——關了又怎樣呢？

——你帶着你的執照沒有？

——呵，我的執照！那個築墳工人說。

於是他搜着他的衣袋。

他搜了一個，又搜一個。連背心上的小口袋，都搜到了，摸了這個，又翻那個。

——呵，沒有，他說，我沒有帶我的執照。我忘記了。

——十五法郎的罰金，胡煦勒梵說。

那個築墳工人的面顏變綠了。綠就是青灰色人的慘白。

——呀，曲腿登坑的耶穌我的上帝！他喊道。十五法郎的罰金！

——三百個銅子，胡煦勒梵說。

那個築墳工人丟下了他的鐵錐。

現在胡煦勒梵佔優勢了。

——這又何必呢？胡煦勒梵說，小後生，不要失望。現在不是要你自殺去佔這墓穴的問題。十五

法郎不過是十五法郎，並且你有免脫這筆罰金的方法。我是老輩，你是新進。我知道各種巧妙的秘訣。我以朋友的資格來向你設一個計策。這一點是顯明的，就是，太陽快落下去了，現在已經和那圓頂接觸了，五分鐘以內這公墓的大門就會關上。

——這是真話，那個築墳工人說。

——在這五分鐘之後，你沒有時候填滿這個洞，牠空到和鬼一樣，等你填好了這個洞再出去，門已經關上了。

——這是對的。

——你就非繳十五法郎的罰金不行。

——十五法郎。

——不過你還來得及……——你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卡子的附近。從此地去一刻鐘殼了。華奇拉路，八十七號。

——趕快走，你還來得及出去，拚命跑吧。

——一點也不錯。

——一出了大門，你就向你的家裏跑，你拿着你的執照，再回來，這公墓的守門人開着門讓你進來。你再來埋你的死人。我呢，在你回來以前，我在此地替你看守，免得他逃走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鄉下人！

——快替我滾，胡煦勒梵說。

那個築墳工人，感激到無可如何，狠狠地握了他的手，就連忙逃走了。

當那個築墳工人跑進了那樹林，胡煦勒梵看他不見的時候，胡煦勒梵還仔細聽着他的腳步聲，直到聽不見的時候，他才彎下腰，向那墓穴裏面輕輕地喊道：

——馬德蘭公公！

絕無回聲。

胡煦勒梵起了一個寒噤。他連忙滾到那墓穴底裏，伏在棺材頭上，喊道：

——你在裏面嗎？

棺材裏面毫無聲響。

胡煦勒梵抖到氣也吐不出來，他拿出他的冷鑿和鐵鏈，掘開棺材蓋。常華尙的面孔在暮色中間透出來，眼睛閉着，面色蒼白。

胡煦勒梵的頭髮全豎起來了，他站起來，靠在墓穴的壁上，幾乎暈倒在棺材上。他望着常華尙。常華尙躺着不動，面無血色。

胡煦勒梵輕輕地說一句，聲音低微，有如風聲。

——他死了！

他又立起來，狠狠地叉着兩只手臂，以至於兩個拳頭打在兩邊肩上，他叫道：

——我是這樣救着他的命，我！

於是那個可憐的人痛哭起來了。自語着，說人不會自語，這是一種謬誤。強烈的情緒常使人大聲疾呼。

——這是梅士田公公的過失。這個蠢才，他爲什麼死了呢？他爲什麼要在別人意想不到的時

候翹辮子呢？馬德蘭先生是他害死的。馬德蘭公公他睡在棺材裏。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並且，這種事情有什麼意義呢？呀！我的上帝！他死了！好啦，還有他的孩子，我拿着她怎樣辦呢？那個賣水果的婆婆會說什麼話呢？一個這樣的人就這樣死了，上帝，這是可能的嗎？當我想到從前他攢到我車子下面來的時候，馬德蘭公公！馬德蘭公公！天呀，他會閉死的，我早已說過了。他不肯聽我的話。好啦，這個頑意完場了！他死了，這個忠厚的人，上帝的信徒中間最好的人，還有他的孩子呀！我不再回到那裏去了。我就蹬在此地。做出這種事情來！我們這兩個老頭子祇是兩個老瘋子呵。但是，第一個問題，他怎樣能殺到那修道院裏去的呢？那已經是禍根了。那種事情是不可做的。馬德蘭公公！馬德蘭公公！馬德蘭！馬德蘭先生！市長先生！他聽不見我的話。您此刻快逃呀！

於是他揪着自己的頭髮。

一陣尖銳的銹鐵磨擦聲從樹林的那邊傳送過來。這正是公墓的那扇鐵柵門關閉的時候。

胡煦勒梵灣下腰去看常華尙，他又忽然跳起來，退到那墓穴的壁上。常華尙的眼睛開了，並且望着他。

死人的樣子是可駭的，死而復活的人的樣子幾乎是一樣可駭的。胡煦勒梵變到和石人一樣了，面如死灰，神情惶亂，這一切非常的驚駭把他弄到莫明其妙，不知道和他相對的究竟是一個死人還是一個活人，他望着常華尙，常華尙也望着他。

——剛才我睡着了，常華尙說。

於是他坐起來。

胡煦勒梵雙膝跪下去。

——公正慈悲的聖母！您嚇死我了！

隨後他又站起來喊道：

——感恩不盡，馬德蘭公公！

常華尙不過暈了一刻。涼爽的空氣使他醒甦過來了。

歡樂是恐佈的回潮。胡煦勒梵幾乎也費了常華尙那樣久的時候才恢復他的神志。

——那末，您並沒有死呵！您多麼會作弄人，您！我喊了您那麼久，您才醒過來。當我看見您閉上

了眼睛，我說：好！他閉死了。我會變一個發狂的瘋子，一個真正的上綁的瘋子。別人會把我關在瘋人院裏。您要我怎樣辦呢？假使您死了？還有您的孩子！那個賣水果的婆子會弄到莫明其妙！別人把那個孩子硬送給她，祖父又忽然死了！這事體多麼奇怪！我天堂裏的各位神明，這事體多麼奇怪呀！您仍舊是活的，再好沒有了。

——我冷，常華尙說。

這句話把胡煦勒梵完全引回到這緊急的實際了。這兩個人，雖然醒清楚了，心境仍舊是忙亂的——他們自己並不覺得——他們四週的那種荒涼的園地也使他们起一種奇特的感覺。

——我們應當趕快離開此地，胡煦勒梵喊着說。

他從他的衣袋裏，把他先預備好了的那只葫蘆瓶抽出來。

——先喝一滴這東西，他說。

那只葫蘆瓶完成了涼爽的空氣所開始的。常華尙喝了一口燒酒，精神便完全振作了。

他從那棺材裏跳出來，幫着胡煦勒梵重行釘上那棺材的蓋子。

三分鐘過後，他到墓穴外面來了。

到了這地步，胡煦勒梵的心定了。他從容不迫地收拾着。公墓的門已經關上。不必怕那築墳工人格利皮跑回來。那個「後生」在他的家裏，一心尋着他的執照，執照既然是在胡煦勒梵的衣袋裏，他決不能在他的屋子裏面找出來。沒有執照，他就不能進公墓的門。

胡煦勒梵拿了鏟子，常華尙拿了鋤頭，合力埋了那口空棺材。

當那墓穴已被填滿的時候，胡煦勒梵向常華尙說道：

——我們走吧。我揩鏟子，您揩鋤頭。

天已經黑了。

常華尙的行動不大自然。他在那棺材裏睡僵了，有點變成了死尸。他在那四塊木板的中間得了死人的那種僵直病。他應當蘇息一下筋骨。

——您凍僵了，胡煦勒梵說。可惜我是跛子，不然，我們可以跑一程。

——沒有關係！常華尙答道，走三四步，我的腿就靈活了。

他們打那輛柩車走過的路走出去。走到那扇已經關上了的鐵柵門和那門房的小屋子傍邊，胡煦勒梵拿着那個築墳工人的執照，投在那箱子裏，門房拉了那根索子，門開着，他們出去了。

——一切進行得何等順利！胡煦勒梵說。您的主意多麼妙呀，馬德蘭公公！

他們用世界上最簡單的方法穿過了華奇拉卡。在公墓四週的區域裏，鋤和鏟是兩張護照。

華奇拉街上沒有人。

——馬德蘭公公，胡煦勒梵一面走，一面抬起眼睛望着街傍的房屋這樣說，您的眼睛比我的好些。請您把八十七號門牌告訴我。

——恰巧就是這所，常華尙說。

——街上沒有一個人，胡煦勒梵又說道。您把鋤頭給我，請您在此地等一刻。

胡煦勒梵走進了八十七號，一直爬到最高的那一層——窮人總直上最高層，這種本能作用導引着他——在黑暗中敲着一間破屋子的門。一個人的聲音在門內答道：

——請進。

果然是格利皮的聲音。

胡煦勒梵推開門。那個築墳工人所住的屋子，和其他苦人的住所一樣，是一間充滿了零亂破舊東西的陋室。一只運貨的木箱——一只棺材，也許——代着衣櫃，一只牛油鉢代替貯水盤，一鋪草荐代着床，地上的方磚代着棹椅。屋角裏，一個瘦婦人和一堆孩子擠在一條破爛不堪的地氈上。這間破爛的屋子裏四處都顯出紊亂的痕迹，好像在此地曾經「爲一個人」發生過地震。各種東西的蓋子都掀開了，破敗的衣服零亂滿地，母親哭過了，孩子們也許挨了打；一種受過嚴密的和固執的搜尋的痕迹。那個築墳工人明明亡命地尋過他的執照，並且把這種責任推在這破屋裏的一切的身上，從他的水瓶，直到他的妻子。他的樣子頹喪極了。

但是胡煦勒梵救人的心太急了，不曾看見他勝利背面的這種慘狀。

他走進門就說道：

——我把你的鋤頭鏟子帶回來了。

格利皮呆呆地望着他。

——是你嗎，鄉下人？

——明天早晨你到那公墓的門房那裏去要回你的執照。

他把鑿子和鋤頭擱在方磚上面。

——這是什麼意思？格利皮問道。

——這意思就是說你讓你的執照從衣袋裏落出來了，你走了，我才看見牠在地上，我把那死人埋好了，洞也填好了，我做了你的工，明天那個門房會把你的執照還你，你也不必付那十五個法郎了。就這樣，小後生。

——謝謝你，鄉下人！眉飛色舞的格利皮喊道。下一次，我請你喝酒。

八 口試及格

一個鐘頭過後，兩個人和一個孩子在黑夜裏走到了畢菊司小街的六十二號房子。這兩個中間的最老者拿起鑿子，敲着門。

這就是胡煦勒，常華向和珂瑞。

昨晚，胡煦勒梵把珂瑞忒寄在綠徑街的那個賣水果的婆婆家裏，現在這兩個老頭子已經把她接回了。珂瑞忒在那二十四個鐘頭之內不會作一句聲，祇是抖着，絲毫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她抖到不知道哭了。她沒有吃東西，也沒有睡。那個賣水果的婆婆想盡了問題去探問她，但是自始至終，她一句話也不回答，祇把一雙慘澹的眼睛對着她。珂瑞忒不會把她在兩天中間所聽見和看見的事情洩露一點。她知道她正渡着一個緊急的關頭。她深深地覺得她應當聽從大人的話。在一個飽受驚恐的孩子的耳邊嚴重地說一聲「不可說話」，那種強有力的印象，誰也可以想到。恐怕是啞子。並且誰也不能像小孩子那樣嚴守秘密。

不過，在這苦悶已極的二十四個鐘頭之後，當她看見常華回來了的時候，她高興到一聲叫了出來，有思想的人如果聽見了她這種叫聲，一定可以猜見她脫離了苦惱之窰。

胡煦勒梵是這個修道院裏的人，知道入門的暗語。他所要走過的門都沒有阻隔。於是那個雙關的和困難的出入問題得以解決。

那個門房已經奉了命令，看見胡煦勒梵便把從院子通到園裏的那扇使門開開；二十年前我

們立在街上還看得見這扇便門開在對着大門的那堵牆上。門房領着他們三個人從這扇門進去，走到昨晚胡煦勒梵接受那個祭母的訓令的那間談話室裏。

那個祭母已經拿着一串求福珠在那裏面候他們。一個唱詩娘娘，面幕低垂，立在她的傍邊。燭光微澹。我們幾乎說這枝燭是若有若無的。

那個祭母端詳着常華尙，垂視的目光最善於觀察。

隨後她問常華尙說：

——您就是他的弟弟嗎？

——是的，可敬的娘娘，胡煦勒梵答道。

——您叫什麼名字？

胡煦勒梵答道：

——禹爾廷胡煦勒梵。

他的亡兄的確是叫禹爾廷。

——您是什麼地方人。

胡煦勒梵答道：

——比吉尼(Picquigny)人，阿米安(Amiens)附近的比吉尼。

——您有什麼年紀？

胡煦勒梵答道：

——五十歲。

——您是那一行的？

胡煦勒梵答道：

——園丁。

——您是基督教的忠實信徒嗎？

胡煦勒梵答道：

——我們一家人都是基督教的忠實信徒。

——這個女孩子是您的嗎？

胡煦勒梵答道：

——是的，可敬的娘娘。

——您是她的父親嗎？

胡煦勒梵答道：

——她的祖父。

那個唱詩娘娘低聲地向着那個祭母說：

——他答得好。

常華向一個字也不會說。

那個祭母仔細望着珂瑞忒，又低聲地向那個唱詩娘娘說道：

——她將來的相貌會生得醜。

那兩個娘娘在那談話室的屋角裏細細地商量了一刻功夫，那個祭母繼又轉身過來說道：

——胡梵公公，您應當再預備一條有鈴子的膝帶。現在非兩條不行了。

翌日，果然有兩隻鈴子在園中响着，那些女教士免不了掀起她們面幕的一只角來望望。她們看見有兩個男子在園的那邊樹林下面鏟土。奇聞！結果她們中間互相傳述着：那個是園丁的助手。

那些唱詩娘娘補充着：那是胡梵公公的弟弟。

常華尙的確是被正式收用了；他有那條皮膝帶和鈴了；從此以後他是這裏面的一個正式的工役。他的姓名改爲禹爾廷胡煦勒梵。

那個祭母之所以收用常華尙，最大的原因是珂瑞忒的相貌：「她將來的相貌會生得醜。」

那個祭母說了這句猜度的話以後，便立刻好好地看待珂瑞忒，使她在寄宿舍裏補了一個免費生的學額。

這是很合邏輯的。在這修道院裏面雖然沒有鏡子，那些婦人對於自己相貌的美醜仍舊知道；所以覺得自己貌美的姑娘們不易受人勸化，貌醜的姑娘們卻多自動地皈依上帝；於是大家的希望屬於醜姑娘們的多，屬於美姑娘的少。貌不揚者反爲人所器重。

這一次的事情把胡煦勒梵那個老頭兒的身分增高了不少；他對於三方面都建了奇功；對於常華尚，他救了他並且給了他一個安身的地方；對於那個築墳工人格利皮，他是使他免繳那筆罰款的恩人；對於修道院，他有把受難娘孀的棺材保存在神座下面，避免凱撒的干涉，博取上帝的寵愛的功勞。一口有屍首的棺材埋在小畢菊司，一口沒有屍首的棺材埋在華奇拉公墓；公衆的秩序問題自然是大大地擾亂了，但是沒有露出破綻。至於這修道院中的人感激胡煦勒梵的心是無量的。胡煦勒梵成了最好的僕人，最受倚重的園丁。總主教到這修道院裏來巡視的時候，那位祭母便把這件事情稟告了，一面略微責備着自己，一面又略微道着自己的能幹。總主教出去便又私下把這事告訴拉迪先生（*M. de Lath*），王兄的聽懺悔的教士，日後漢司城的總主教和紅衣主教，並且再三誇獎。胡煦勒梵的令譽一直傳到羅馬去了。我們有一封信在手邊，這信是當日在位的教皇雷翁第十二，寫給他一個在巴黎教皇公使署中任職的親屬的，這親屬的名字和他一樣叫對納常加（*Della Genga*）。那封信有這樣幾行字：『據說巴黎的一個修道院有一個好園丁，能行善事，名胡梵。』這種令聞廣譽絲毫不曾達到胡煦勒梵自己的木棚裏；他仍舊照常接他的樹，拔他的草，蓋

他的瓜田，並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好處，也不知道自己行過什麼善事。倫敦畫報登着一頭達能（Durham）或蘇來（Surrey）地方的公牛的相片，上面大書特書着：「獲得有角獸第一獎的公牛。」這頭牛卻不知道牠自身的榮譽，胡煦勒梵不知道他自己的榮譽正和這頭公牛一樣。

九 隱居

珂瑞忒到了修道院仍舊守着她的祕密。

珂瑞忒自然而然地認自己為常華尙的女兒。其實她莫明其妙，說不出什麼話，並且無論如何她也決不肯說。我們剛才已經提到過，恐怖最足使孩子們緘默。珂瑞忒受過那樣多的痛苦，以至於一舉一動都視為畏途，連說話，呼吸都不敢了。以前她常常為了一句話就遭毒打，自從歸了常華尙，她才漸漸安心。不久她就習慣了修道院中的生活。不過她常常追念嘉德琳，但是她不敢說出。然而有一次，她向常華尙說：——爺爺，假使我早知道，我一定把嘉德琳帶到此地來了。

珂瑞忒做了這修道院裏的寄宿生，就得着上這裏面學生們的制服。常華尙要求把她換下來的衣服交給他，居然達到了目的。這正是當她離開湯納提客棧，他給她穿上的那身喪服。這身衣服

還不是很破舊。他想了方法，弄得了一只小提箱，他把這套舊衣，連同那雙羊毛襪和那雙鞋子，加上許多樟腦和各修道院所必備一切香料，鎖在那只提箱裏。他把這只箱子擱在他床邊的一張椅子上面，這箱子的鑰匙從不離他的身。——爺爺，珂瑞忒有一天問他說，這盒子裏有什麼東西那樣香？我們剛才說過，胡煦勒梵毫不知道自己得了那種榮譽，但是他的善行另外還得有酬報。第一，他是快樂的；第二他的工作減少了，因為常華尙分擔了一半。此外，他還得了一種利益：他素來歡喜吸煙，自從和馬德蘭先生相處以來，他所吸的煙較之往日，增加了兩倍，並且抽得格外地逍遙自在，因為馬德蘭先生請他抽。

那些女教士們不肯用禹爾廷這個名字；她們叫常華尙做「那一個胡梵。」

假使這些聖女們有蛇威的那種眼光，她們到後來也許能發察覺：每次要到外面去採辦東西來佈置園子的時候，總是那個年長的，老的，殘廢的，跛足的胡煦勒梵出去，他的弟弟從來不會出大門一步。她們在這一點上面絲毫不曾注意，這也許是因為景仰上帝的眼睛不知道偵察，也許是因為她們歡喜互相偵察她們自己便忽於偵察外人。

常華尚自然樂於蟄伏不動。蛇威偵探
那一帶地方到一個多月之久。

這個修道院對於常華尚好像是一個
深淵圍繞着的孤島。從此以後，他的世界就
是在那四堵圍牆的中間。那裏面的天足殼
使他怡然自得，那裏面的珂瑞忒足殼使他
發生樂趣。

他又開始過着一種非常恬靜愉快的
生活。

他和那個年老的胡煦勒梵一同住在
園底裏的那個木棚裏。那個破棚子是許多
舊石灰，殘磚，破板砌成的，到一八四五年他



還存在；我們知道牠有三間屋子，壁上全是空的。胡煦勒梵硬把那間正房讓給馬德蘭先生了，常華尚不依也不成。這間正房的牆壁，除了那兩口掛膝帶和籐籃的釘子，還有一張在一七九三年王室發行的鈔票釘在壁爐的上面做裝飾。上面便是這鈔票的樣子。

這張范台（#1）（Vendao）省的軍用券是那個前任的園丁釘在牆上的，他生時是一個復辟黨，後來死在這修道院裏，胡煦勒梵便接了他的職務。

常華尚每天在園中工作，他對於這園子是很有益處的。他原來是一個修樹枝的人，現在做着園丁，心中也很願意。我們記得，他知道各種培植樹木的方法和祕訣。他便實用起來。這園裏的樹從前差不多全是野種；現在他把牠們接起來，牠們便結了很好的水果。

珂瑞忒每天可以到他的身旁來過一個鐘頭。因為那些媽媽們都是暮氣沈沈的，而他卻慈祥和藹，那個孩子兩相比較起來，自然愛他了。她每天在一定的時刻跑到這木棚裏來。她來，這破屋便變成天堂了。常華尚樂到心花怒發，並且覺得他自己的幸福隨着他所給與珂瑞忒的幸福而增加。我們給與別人的歡樂有這樣一點巧妙動人的地方：牠不像一切反光之總比較原光弱，牠回映到

我們身上來總反而格外地明亮。在休息的時候，常華尚遠遠地望着珂瑞忒頑跑，他還能發從衆人的笑聲中間辨出她的笑聲。

因為現在珂瑞忒知道笑了。

珂瑞忒的相貌也有一些變動。那種憂鬱的神情沒有了。笑，便是日光，牠驅除面孔上的暮氣。

我們始終不能說珂瑞忒是美的，但是她變成了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她用着她那種柔和的童音談着許多入情理的瑣碎事。

遊散的時刻完了，當珂瑞忒回課堂的時候，常華尚總望着她那課堂的窗子，晚上，他常常走下床來望着她寢室的窗子。

總而言之，上帝自有他的道理。這個修道院，正和珂瑞忒一樣，在常華尚的心中，維持着並且完成着那個主教的工作。美德的一面終成矯矜，這是一定的。在這個中間有一道魔鬼造成的橋梁。當上天把常華尚送到這小畢菊司修道院裏來的時候，他也許在不知不覺之中離開這一面和這頭橋已經不遠了。他祇須把自己和那個主教比較一下，他總覺得慚愧，所以他一向是謙卑的；但是近

來他開始把自己和衆人比較起來，於是驕矜之氣生出來了。誰知道？也許他漸漸地會回到那條恨的路上去呢。

這個修道院陡然攔住了他，使他不往下走。

這是他所看見的第二種地獄。他在青年的時候看見過另外一種可怕的地獄。到後來，最近，他也還看見過，他總覺得此中的苛酷是法律的不公和罪惡。今天，他在享過牢獄生活之後，又看見這修道院了；他心中想：他從前做過囚徒，現在他可以說是這修道院的旁觀者，兩相比較起來，他心中便起了撥亂的情緒。

有時候他拊在他鐵鐘的柄上，忘形在那種無底的，螺旋式的夢想中間。他又記起昔日的伙伴了；他們是多麼可憐的呵；他們在黎明的時候就起身，一直工作到天黑；他們幾乎沒有睡的時候；他們所睡的都是行軍床，床上祇許擺兩寸厚的褥子，房間裏，祇在一年之中風雪最厲的幾個月裏面才升火；他們穿着破爛的紅囚衣；他們在極熱的時節可以着一條布褲，在極冷的時節可以着一件羊毛背心，這已經是一種特恩了；他們祇在預備去作苦工的時候，才有酒喝，有肉吃。他們已經沒有

姓名了，彼此分別祇有一個號碼；他們垂着眼睛，低聲下氣，光着腦袋，在籬笆下面羞辱中間過着日子。

隨後他的思想又轉到他眼前的那些人了。

那些人，頭頂也是剃光了的，眼睛也是朝下看的，說話也是從不揚聲的，他們雖然不是在羞辱中間生活着，卻是在世人嘲諷之中生活着，他們的背雖然不受棍棒的毒打，但是他們的肩頭已經被那種教律陵轢到血跡殷斑了。他們的姓名在塵世中間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祇有那些嚴肅的法號。他們從來不吃肉，也從來不喝酒；他們常常整天的絕食；他們所穿的不是紅褂子，卻是羊毛的黑道袍，對於夏季太重，對於冬季又太輕，無論寒暑，不能增減，連按季更換布衣或羊毛衫的自由都沒有；一年之中，他們應穿六個月的嘩噠襪衣，以至發熱。他們所住的不是那種祇在最冷的時節才有火的屋子，卻是那些終年不升火的修道室；他們不睡在兩寸厚的褥子上面，卻睡在草荐的上面。他們也沒有睡的時候；做了一天的工，每天夜裏，正在休息到暢快，剛剛入夢，身體還不會完全睡暖的時候，他們又得醒過來，又得起身，走到一間冰涼陰黯的禮拜堂裏，雙膝跪在石板上，去祈禱。

這些人還得輪流地把面孔貼在地上，兩手又在胸前，雙膝跪在石板上一連十二個鐘頭之久。在那一邊的是一些男子；在此地的全是婦人。

那些男人犯過什麼事情呢？他們偷竊過，強姦過，搶劫過，謀害過別人的生命。那是一些匪徒，奸賊，施用毒藥，放火，殺人，私親的人。這些婦人犯過什麼事情呢？她們毫不會犯什麼事情。

在一方面是劫掠，越貨，欺詐，暴行，縱慾，殺人，各種違反上帝旨意的行爲，各種陰謀陷害的事實；在另一方面祇是貞潔。

那種盡善盡美的貞潔，幾乎同上天有了一種神祕的結合的貞潔，因美德仍留在人間，因神聖已經和上天接觸了。

在一方面是偷偷瞞瞞訴出的罪狀；在另一方面是高聲稟告的過失。況且那些罪是何等的罪！這些過失又算什麼過失！

在一方面是腐朽的臭味；在另一方面是一種不可言喻的芬芳。在一方面是一種精神上的，受着目光和砲口的監視的，漸漸地毀滅着牠的病人的瘟疫；在另一方面是一種高潔的，同心同德的

熱忱。在那一邊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在此地是陰處；但是一種充滿着光明的陰處，並且是一種異常顯耀的光明。

兩種囚牢；但是在第一種囚牢裏面有獲救的可能，法律的能力有限，並且有逃脫的機會。第二種囚牢是受着永遠監禁的地方，唯一的自由希望在這悠久的來日的盡頭——死。

在那第一種囚牢裏面的人們祇受鐵鍊的束縛；在這第二種囚牢裏面的人們卻受着自己的信仰的束縛。

第一種囚牢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惡狠的咒罵，咬牙切齒的聲音，恨，極端的殘酷，痛恨人羣的叫罵，侮蔑上帝的行動。

第二種囚牢所產生的是什麼呢？祝福和愛。

這兩種絕不同道的人，在這兩種極相似而又極不同的地方，所完成的卻是一樣的工作：受刑贖罪。

常華向對於那第一種人受刑贖罪的行為能殺了解，為贖自己的罪而受刑。但是他不能了解

那第二種人，那些沒有罪過，沒有瑕玷的人，他戰戰兢兢地向自己問道：贖什麼罪呢？贖那種罪呢？

一個聲音在他的良心中間答道：人心中最神聖的仁愛，就是為別人的罪而受刑。

我們祇是耳聞筆錄的人，決不在此地發表個人的理論，我們不過站在常華尙的地位，發表他的印象罷了。

他看見了犧牲主義的絕頂，可實現的美德的最高峯；恕人的罪並且代人贖罪的那種高潔；無罪的靈魂代替那些有罪的靈魂所受着的那種苦役，所承受的那種痛苦，所要求的那種刑罰；沈沒在上帝的愛中而仍舊屹然存在，並且無時不悲天憫人的那種塵世的愛；苦痛如受刑的罪犯而又忻慰如得了善報的善士的那些慈仁的弱者。

並且他記得，從前他竟敢於自悲身世之苦！

常常，在夜半的時候，他坐起來，靜聽着那些無辜受苦的人們所唱出的那種感謝的歌聲，心中便想到那些罪該受罰的人們卻祇知道向天咒罵，他自己，這個不安分的東西，也曾經向着上帝追過拳頭，他便覺得一股冷氣在他的血管中間走着。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長夜地思量着，他彷彿聽見了上天的警告：越牆偷入禁地，不顧生命地爬過那種危險的牆，他冒着這一切險阻艱難，原想逃脫那一個受苦的地方，結果卻又走進了這一個受苦的地方。難道這是他的定數嗎？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囚牢，並且和他逃出的那一個處所像到可怕，可是他以前從來不曾想到世間還有和那種地方相似的地方。

他又看見了鐵柵，鐵門和鐵條；這是用來監禁誰的呢？安琪兒。

圍困猛虎的那種高牆，他現在又看見牠圍着一羣馴羊。

這是一個贖罪的地方，不是用刑的地方；可是此地更是嚴肅，陰慘，殘酷。這般處女比較那些囚犯更是勞苦些。一陣刺骨的寒風，他在壯年時代被牠凍僵過的那種寒風，在那個有鐵柵和鐵鎖的鷺鳥巢中吹着；一種更加酸楚，更加苦痛的冷氣又在白鴿的籠中噓着。

爲什麼呢？

當他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他所有的思潮全被這種卓絕的神祕吸引去了。

驕矜的心思完全消沈在這種深思裏面。他提出各種問題，捫心自問；他覺得自己是不足道的，並且哭過好幾次。他最近這六個月中間的遭遇使他重行歸依了那個主教的聖教，珂瑞忒借了愛的力量，修道院借了自卑的態度，都足使他回想那個主教的箴言。

有時，正當太陽西沈，園中顯得淒涼的時候，他獨自跪在他初到的那一夜曾經張望過的那扇禮拜堂窗子外面，一條小路的中間，他知道那裏面有一個行贖罪禮的姆姆伏在地上祈禱，他的身子便向着那個方面。他這樣跪在那個姆姆的前面祈禱。

他彷彿覺得他不配直接跪在上帝的前面。

他環境中的一切，這種幽靜的園子，那些芬芳的花朵，那些嬉笑着的孩童，那些莊肅而簡樸的婦人，這種肅靜的寺院漸漸地印入了他的心靈，久而久之，他的心靈也變到和這寺院一樣肅靜，和那些花朵一樣芬芳，和這園子一樣幽靜，和那些婦人一樣簡樸，和那些孩子們一樣快樂了。他並且想到，他連着兩次出死入生，都是靠着上帝信徒的住宅的庇護，第一次，在世人全享以閉門羹，把他拒絕到人類社會以外的時候；第二次在人類社會緊緊地追索，請他重入囚獄的時候；他還想到，假

使他第一次不曾得救，他就會重做窮兇極惡的事情，假使他第二次不得救，就會重受慘酷的刑罰。他整個的心靈都感激着上帝的恩寵，他愈變愈仁愛了。

幾年的光陰就這樣流過去；珂瑞忒已經長大了。

（註一）兩台省是當時擁護王堅及抗革命政府諸省中之一。